



燕石集

赤城居士方厓趙大佑著

書

過德州因趙憲使遺包蒙泉侍御書

憶自貴陽聚首秣陵一再通音迄今八年契闊如同
生死山川脩阻郵便罕稀寤寐思服可勝言哉僕自
丁未歲杪叨轉南寺因病不能之官請告家食昨歲
以轉限不遂力疾赴京得復故物偶因履新止此會
浚谷公問及吾兄知與素雅且聞道履加詳為慰自
古遷官多難而莊琅地齋居更不易吾兄處之坦坦

幽人之貞可識矣。燕諗文墨之外，精於子平當在何時再謁。聖主鑱馬驅馳，每思賢士金鷄傳命，應有佳辰。惟兄保重千萬，因便陳辭，未肅書而神先往。亮亮。

寄趙劍門年兄書

六月中京口送使還，曾附賤名計當得達。北來之便，久缺脩馳為念。入京之初，聞同野兄被論朝士大夫，闕然不快。部中科中咸以此舉，駭人聽聞，不知鳳巖道長何為有是。疏至之日，而定海舊尹以起送之憾，又從而具揭之。其語與事大相符合，是所謂以不與

者之心，聽忌者之說，士詘於不知已，固有由哉。初以專疏論一人，例當擬罷。既而輿議未協，而思質公薦剡適至，改擬行勘。昨覩大疏，更為喫緊。縉紳稱快，公論始定，固斡旋一大機也。甚善甚善。夫功懋未賞，而官謗譎張，又非其罪，何以勸當事而作後人聞。同野行矣。吾兄不日當還。朝而俞叅戎，亦推任吳中三公者，皆吾浙人，仰望而偷安者也。同時解任，民將疇依其旅食懷土，不能不耿耿為念耳。良法美意，所為并州造無窮之福者，望兄與梅林道長細論之。重為未然之防，幸甚。附風申悃，情不容已。不覺傷煩，統惟

幽人之貞可識矣。燕諗文墨之外，精於子平當在何時再謁。聖主鑣馬驅馳，每思賢士金鷄傳命，應有佳辰。惟兄保重千萬，因便陳辭，未肅書而神先往亮亮。

寄趙劍門年兄書

六月中京口送使還，曾附賤名計當得達。北來之便，久缺脩馳為念。入京之初，聞同野兄被論朝士大夫，闕然不快。部中科中咸以此舉駭人聽聞，不知鳳巖道長何為有是疏。至之日而定海舊尹以起送之憾，又從而具揭之。其語與事大相符合，是所謂以不與

者之心聽忌者之說，士詘於不知已，固有由哉。初以專疏論一人例當擬罷，既而輿議未協，而思質公薦剡適至，改擬行勘。昨覩大疏，更為喫緊縉紳稱快。公論始定，固斡旋一大機也。甚善甚善。夫功懋未賞，而官謗譎張，又非其罪，何以勸當事而作後人聞。同野行矣。吾兄不日當還朝，而俞叅戎亦推任吳中三公者，皆吾浙人，仰望而偷安者也。同時解任，民將疇依某旅食懷土，不能不耿耿為念耳。良法美意，所為并州造無窮之福者，望兄與梅林道長細論之。重為未然之防，幸甚。附風申悃，情不容已。不覺傷煩，統惟

垂亮

寄巡撫汲泉李公書

彭城邂逅浣慰渴思嗣是公仗鉞南行某汎舟北往
檣烏發驛騎差池契濶之懷倏已三月浙人有造
幸得再覩丰儀自入京師士大夫同聲問起居且為
敝土得人之賀比見部院大老咸謂公素以直道持
身實心當事重鎮須濟世之才不亦宜乎每扣南音
已知榮任出鎮嘉禾設險于易地置之危而後安良
是也乏便專馳重枉徽音教愛種種兩地同情獨愧
公先施耳造次對使謹此謝申諸所取言容嗣風續

啓

初報撫公培菴書

侵辰令親李僉憲先生會間偶論及近日貴治張仁
李木頗失長者纖芥意某不覺矍然失席竊以二人
之於安氏其罪不在銓仁之下初拘發監欲俟勘合
至日一併處之以 上聞去秋諸司來傳鈞命暫令
出拘安仁原無容其在外之說不意其奉命不終居
然安肆其自来未覩其作何狀彼亦不赴司乞保其
情劇矣用是拘之戒飭仍發監俟某獲侍教幾一年
百爾俱蒙俯就一一同心茲者遠去方切鄙懷報德

且未能可遽取怒邪臺下初無異心某安敢作瑣瑣
態度自同下流以取踈斥恃雅愛相忘徑情直行罪
在不免若此心無他則天地鬼神共鑒焉以怨報德
刑戮之民非賤子之素也公其原亮聞訊不任反側
謹茲附便以代負荆未盡之衷容嗣日專布
先是來教札末云雖所見不同皆為地方乃所以
相厚也某愚不知為此誤疑謂拍銅仁之事通不
省及殊為可笑并謝不敏

再報培菴書

昨思石道吏回致教言初省其慰繹其中猶若重芥

長者意又發於自笑謝不敏數字嗟辭不達旨愚暗
怛態若設心有無之故已矣 明神臺下何吝息一
怒再賜目之某自顧踈劣濫于此行省時弊亂常干
紀觸目驚心惟前事為最欲為革故初尚自疑綿力
不能勝任中道遇公未傾蓋即許以同心凡百皆然
不獨于此某即自信同舟共濟以承 朝廷明命行
有望矣故不肖之志益發兼以疾惡過嚴奉法直遂
之性凡一切身後得失利害皆置之某非木石其心
何為好事自輕若此百年之內萬里之外得非恃有
知我者乎茲辱來教案行三司為後日口實以終始

此事某雖不得其詳若預為地方計甚是竊軼鄙瑣不能為公有無倘蒙不棄其始終雖捐軀以資口實亦甘心焉報德無因苟利知己安敢自愛以負公邪某若自諗之不定恃信之不固去此日遠欲圖永終知愛如公亦不免投杼矧我公榮轉不遠來者生客相信少而羣疑起市虎集而多口增雖操戈以快醜首者亦有矣某豈不省及又安能一一周慮乎昔人云苟利社稷雖殺身不顧粗淺薄才負乘宜奪不當云此但求此心不負主上不背名教則身後之禍譬猶寢疾而亡何所避焉臺下亦嘗為不肖念及此

乎否也又若前柬辭字欠婉嚴訓責之誠是然無心之愆譬若往日尊批知悉云云之於方塘翁乍見而行查焉塘翁知我公猶公之知不肖也亦且疑而行查公必不能置而不問問而解之亦情之不能已也某是敢再質此心也臺下倘以望塘翁之心置不肖之腹庶今往之言不再取斥也他不敢冀行期日迫未申別情煩瀆至再甚不知分但荷公相愛之厚而相信之薄恐不肖之慄臺下不賜一察他輩於我何如耶是以雖承來命不敢一言一笑而罷乞為少霽威嚴恕其詞不達意亮其中之所存感幸萬千感幸

萬千

來諭中云若肯聽未面之書不至此也未審何日之書所示為何某細省未曾領此意乞再示庶查下落

荅項臧峰太守書

安德奉書本以謝失禮通問濶詎意重煩記念復歷惠音加貺報踰所施拜命真覺頗厚齊魯諸郡濟南為劇以令德治之朞月即有蜚聲乃知有道者作用自不同先是會撫公少吳兄于清源今聽輿論于都下咸無間然竊以于門厚積遺芳槩見于五祿中南

山碩人寔肇基之侍御公道導其流位不滿德宜其有後祿乎拙菴三峰二公奕世受祿不大顯蓋翕聚斯發散天之道也自古及今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有內助之賢以贊外教故周家厚造自漆沮陶穴逮文武遠矣然自姜女太任世有壺範而太姒邑姜又繩繩焉不然何以相乾造而代有終某嘗誦詩至大雅公劉以上周人叙世教備矣後世之家乘寔訪之公斯舉其先得我心能為之後其盛且傳于永世夫子勗哉讀象鳳錄悲之卒業而掩袂談虎者為我惻也伴來越宿言歸造次不

能贊一辭茲乃擁其略以復史氏以求正焉諸不備
荅定遠宰張少渠年兄書

念自庶鳴宴後蓬跡差池契闊遂迄于今令弟來忽
枉教音多感存念其昔承乏 中都嘗聞貴治為靜
邑號易治茲誦來書諗使者頗異前聞蓋公用日繁
民生日促到處皆然所幸君子豈弟學道愛人然上
有催科之責而下有撫字之望今之從政誠難矣吾
丈明達宜必有權度焉所謂獲上治民自是確論若
夫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弟當任之翔便附覆言不盡
情惟祝為道加愛不宣

寄舊令尹雙溪曾公書

分携契闊旅食差池十載襟期徒煩夢寐近會二潭
令弟知前此已辱惠音不遇而反茲又承使書存問
足仞盛德不忘遠拜命感而且愧恭諗近履百福殊
慰遠懷比讀來書知 王事裨益惟賢獨勞功德竝
懋玆重玆重其竊祿南都二載中既無善狀又不幸
有炊臼之厄中年遭此豈獨兒女困苦哉偶以承乏
得昇其櫬還鄉且厝之士矣四月離家七月到京昨
者復叨進步恃愛敢陳其略云浙東自遭海寇防禦
輸輓版築徵科隨處騷動民俗土風迥殊宿昔即今

能贊一辭茲乃擁其略以復史氏以求正焉諸不備
荅定遠宰張少渠年兄書

念自庶鳴宴後蓬跡差池契闊遂迄于今令弟來忽
枉教音多感存念其昔承乏 中都嘗聞貴治為靜
邑號易治茲誦來書諗使者頗異前聞蓋公用日繁
民生日促到處皆然所幸君子豈弟學道愛人然上
有催科之責而下有撫字之望今之從政誠難矣吾
丈明達宜必有權度焉所謂獲上治民自是確論若
夫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弟當任之翔便附覆言不盡
情惟祝為道加愛不宣

寄舊令尹雙溪曾公書

分携契闊旅食差池十載襟期徒煩夢寐近會二潭
令弟知前此已辱惠音不遇而反茲又承使書存問
足仞盛德不忘遠拜命感而且愧恭諗近履百福殊
慰遠懷比讀來書知 王事裨益惟賢獨勞功德並
懋玆重玆重其竊祿南都二載中既無善狀又不幸
有炊臼之厄中年遭此豈獨兒女困苦哉偶以承乏
得昇其櫬還鄉且厝之士矣四月離家七月到京昨
者復叨進步恃愛敢陳其略云浙東自遭海寇防禦
輸輓版築徵科隨處騷動民俗土風迥殊宿昔即今

之日安得豈弟如公再造吾土恭喜敷歷有年芳聲
滿道多事需才之日 休命當不遠矣列位國器皆
良士也葺脩紹緒客中惟日望之使者反命適值齋
宿別久情多言不盡意

寄司空後屏盧公書

春初奉別倏已歲晏其為老親在堂亡婦在路不容
不過家然入門之日吉凶禮并去住情牽自筮仕來
心事之苦莫踰于此矧家食僅四旬客涂且三月夏
間過吳門主僕兒女幾陷賊中同行者十口驚散七
日而來復平生徼倖又莫甚焉此時此日思對知己

發舒懷抱不能遂每念及之令人號咷而且嘯歌中
秋抵京會午山近川二兄咸道公為某之意惓惓碩
人之德常施于不報也如此幾欲申一言通間闕之
便中止昨奉使書情言疊疊教愛諄諄念不才列于
二兄安敢當安敢當中心葺之質諸鬼神恭諭福履
日新殊慰馳想 王事裨益惟賢獨勞知 聖心之
眷也但共事乏賢未免多費心緒然鄙意以公事體
素練福氣且多故每事有成功而遇人無悔吝常與
午山談及亦健羨稱罕匹焉當道借公殆萬鎰之璞
付玉人意也請勿過疑某再叨進步誠出望外處非

蘇石集卷之四
之日安得豈弟如公再造吾土恭喜敷歷有年芳聲
滿道多事需才之日 休命當不遠矣列位國器皆
良士也葺脩紹緒客中惟日望之使者反命適值齋
宿別久情多言不盡意

寄司空後屏盧公書

春初奉別倏已歲晏某為老親在堂亡婦在路不容
不過家然入門之日吉凶禮并去住情牽自筮仕來
心事之苦莫踰于此矧家食僅四旬客涂且三月夏
間過吳門主僕兒女幾陷賊中同行者十口驚散七
日而來復平生徼倖又莫甚焉此時此日思對知己

發舒懷抱不能遂每念及之令人號咷而且嘯歌中
秋抵京會午山近川二兄咸道公為某之意惓惓碩
人之德常施于不報也如此幾欲申一言通間闊之
便中止昨奉使書情言亹亹教愛諄諄念不才列于
二兄安敢當安敢當中心葺之質諸鬼神恭諭福履
日新殊慰馳想 王事裨益惟賢獨勞知 聖心之
眷也但共事乏賢未免多費心緒然鄙意以公事體
素練福氣且多故每事有成功而遇人無悔吝常與
午山談及亦健羨稱罕匹焉當道借公殆萬鎰之璞
付王人意也請勿過疑某再叨進步誠出望外處非

燕石集卷之四
所據未免過差既幸托雅愛宜不惜嗣音以為指南
何幸斯甚

荅李同野年兄書

別後之便脩音每懷鄉土未嘗不念兄之勞且慮兄
之去也比到楊村會敝郡金駕部始聞前事鳳巖道
長凡百用情何獨遇兄如此豈非智者一失而求全
之毀兄亦不免所賴素履在人耳目部議得于咨諏
其事始定不然知人固難惜才者又復能幾仰間忽
奉使至三復教言不平之鳴咸在鄙意知兄者固不
俟此也兄既去浙而俞叅戎劉都閩相繼移吳中倭

夷來者接踵滋蔓更冬而浙來年可慮殊甚兄行矣
靜養天和俟論定而再出未必非福捧袂尚遙夢思
常往亮亮初泉公代兄浙人猶有幸焉地方諸凡想
為令親當不惜指授斯又鄙意所為顛望者諸不宣
奉慰外兄王南泉先生書

別后之便脩音念昔往來過貴邑叨擾重重令人感
愧倍萬旅食各天休戚不聞日昨得家書方知尊閭
棄世悵然者累日夕念去冬其喪妻今年夏中吳舍
親道喪先姊比中秋兄亦遭之中年當厄三姓同情
夫婦靡依二子同患靜言思之我心既戚又為兄痛

所據未免過差既幸托雅愛宜不惜嗣音以為指南
何幸斯甚

荅李同野年兄書

別後之便脩音每懷鄉土未嘗不念兄之勞且慮兄
之去也比到楊村會敝郡金駕部始聞前事鳳巖道
長九百用情何獨遇兄如此豈非智者一失而求全
之毀兄亦不免所賴素履在人耳目部議得于咨諏
其事始定不然知人固難惜才者又復能幾仰間忽
奉使至三復教言不平之鳴咸在鄙意知兄者固不
俟此也兄既去浙而俞叅戎劉都閩相繼移吳中倭

夷來者接踵滋蔓更冬兩浙來年可慮殊甚兄行矣
靜養天和俟論定而再出未必非福捧袂尚遙夢思
常往亮亮初泉公代兄浙人猶有幸焉地方諸凡想
為令親當不惜指授斯又鄙意所為顛望者諸不宣
奉慰外兄王南泉先生書

別后之便脩音念昔往來過貴邑叨擾重重令人感
愧倍萬旅食各天休戚不聞日昨得家書方知尊闈
棄世悵然者累日夕念去冬某喪妻今年夏中吳舍
親道喪先姊比中秋兄亦遭之中年當厄三姓同情
夫婦靡依二子同患靜言思之我心既戚又為兄痛

之相念萬里奉慰無由謹此代申悲悃引領天南臨
緘悽斷

復山東巡撫安峰劉公書

念自識荆于彭城迄今十有八載遠惟名公直節守
道定靜不搖坐是淹滯亦以是名播海內某昨來自
南都 休命初傳得者咸快人心之所同固 天道
也信郵之便未遂申情仰荷教音下及多感且愧正
人柄用善類攸依來書云地方疲困已極事多隱憂
興念及此寔社稷蒼生之福某匪才忝竊無足以對
然私淑之念為日已多惟公不棄時惠德音以作後

進幸甚幸甚使者過發餘情不敢具宣

荅松巖符公書

武林具書殊愧造次入京無何輒見廣中兩院代疏
辭祿方知高蹈久欲遺榮部中重違雅志已覆奉

俞旨有日清風完節表樹鄉閭令問微猷士論咸惜
金鄉兄來忽枉教函仰荷留情知感知感台南不造
海患方殷而官科又擾以存留藥為起運此終古之
害嘗與撫按二臺極力言之彼皆語塞云當有處逮
今不知作何區畫若非具 奏申明終非善后計耳
某心雖念之然一木文傾所助亦罕矣惟高明籌之

之相念萬里奉慰無由謹此代申悲悃引領天南臨
緘悽斷

復山東巡撫安峰劉公書

念自識荆于彭城迄今十有八載遠惟名公直節守
道定靜不搖坐是淹滯亦以是名播海內某昨來自
南都 休命初傳得者咸快人心之所同固 天道
也信郵之便未遂申情仰荷教音下及多感且愧正
人柄用善類攸依來書云地方疲困已極事多隱憂
興念及此寔社稷蒼生之福某匪才忝竊無足以對
然私淑之念為日已多惟公不棄時惠德音以作後

進幸甚幸甚使者過發餘情不敢具宣

荅松巖符公書

武林具書殊愧造次入京無何輟見廣中兩院代疏
辭祿方知高蹈久欲遺榮部中重違雅志已覆奉
俞旨有日清風完節表樹鄉閭令問微猷士論咸惜
金鄉兄來忽枉教函仰荷舊情知感知感台南不造
海患方殷而官科又擾以存留變為起運此終古之
害嘗與撫按二臺極力言之彼皆語塞云當有處逮
今不知作何區畫若非具 奏申明終非善后計耳
某心雖念之然一木之傾所助亦罕矣惟高明籌之

仍聽嗣音敬當服役石洞兄行便謹附奉覆諸不盡
狀

寄督漕澹泉鄭公書

自彭城就使奉書嗣是向缺脩問然念念之私未嘗
不在門下自公開府淮甸肅清禦寇兩捷議漕十事
丕績徽猷藉藉稱首然錄功大賚獨於門下賞未酬
勞輿論稍未快耳偶遇使者畧布懷仰其幸仗春嘘
忝竊踰分過失相規惟望于有道者他無所祝

寄河南巡撫一山鄒公書

昔者使還曾附書奉覆計必登視司茲值貴屬銜輝
同知王子許去便再申鄙意其與王子昔同鄉薦敦
雅士也前宰上蔡稔有去思比貳守濟郡以一官當
兩大之間不能周旋自是得罪繼今以往倘可與進
望公俯而就之未見顏色僭言有罪

答遼陽巡撫寒村蘇公書

引領有年無緣奉袂比來遼陽晏然寢食者公之經
略居多北門關鍵簡在帝心比及縉紳亦恬然于
此依日月之光山川阻脩音塵契闊仰荷記存教
言下及名家親製全體古雅正法眼證之日為上乘
此意已耳熟於數載之前乃常恨不多得及三復戰

守圖良法最為簡而易從今之海寇方殷東南多故
有司者率以不教之民驅而就諸死地凡事豫則立
安得知要如公者哉令圖天之所贊正直者神之所
與惟公懋哉呵凍陳辭言不盡謝時下履端更祝百
福胥慶

復貴州巡撫須野張公書

先是使去曾具荒牘附申時初至京百凡控德兼之
道遠之便亟問為念乃辱教言遠及叙寒暄道契聞
種種有加于宿昔感謝感謝恭誌福履日綏吉人固
天所相也三復大疏理才濟民率復舊典自非老成
識達鮮不欲作用而更新之孰肯由前人哉有道設
施自如如此貴陽應受多福翔便呵凍陳情捧袂未期
南望神去

寄徐東溪督學書

念別迄今六載山川滿目雲樹含情令問清標長在
心曲念奉袂無由徒抱耿耿所喜北來消息種種佳
聲即不待促膝用慰平生茲值貴屬王貳守許行便
謹以賤名附申契闊言不盡情惟兄情亮王子與某
同舉于鄉亦兄之鄉人也木訥之士以不善事上坐
是淪落早晚諸凡咸仗春嘘之及

寄一所金公書

二載金陵浹辰郡館荷公枉顧殷勤亟問亟餽古所謂飲食教誨忘勢忘年擬諸碩人信非虛語凡此仰見與進後生之盛心於人無所不容某自慙麤鄙何足以辱佩德銘心勉效駑力不敢自棄也碩茲風塵鞅掌之地躡沓背憎之間曲意徇物令人顏厚安得常侍几席淨銷鄙吝偶得澄菴行便謹以賤名附申起居奉袂未期惟祝萬福山斗儀刑美牆恒規

荅德府長史邵象峰先生書

台城李秀才及坦坵金令親至函辱教音多感眷勤不我遐棄東風之便又稽脩謝為歎疊承頒示所注陳杜二詩及佳製探索未玄而識趣寄興更超出所謂以意逆志景與精會正得古人心事此不惟見公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而台南山水秀發代不乏人先進有作後生之所矜式欽重欽重嗣便乞再惠二三種以應同志之需勿悵感感茲因鄧大行去便謹此附申契闊并謝來教未盡衷曲尚容詞陳

荅巡撫汲泉李公書

仰聞又承使書存問多感厚誼不以遐貴浙西不造卒罹剥床之灾臺下與半洲公身心俱勞未獲利涉

來諭將不得人事不如意與北來消息相符信君子之不欺也先是閱梅林道長疏至詞事委曲詳盡臺中議者咸躋之以其識當事之難安善類以體國信非老成孰能之頃聞流言洶洶不知何自而起世情不古每怒施於庸衆人而於賢者獨責之備而天道於君子恒遺大投艱于其身必使之拂鬱困苦而後成立殆不可曉雖然功崇惟志事本諸心苟所存者正豈無感教人之信之天與鬼神必相之徒以成敗論人則枉尋其尺而利者多矣我知公不為也若所謂安其身而後動與夫足食足兵之方則某素所蓄積者附此重致鄙意然區區之念不獨為公念吾土亦以自為也珍重珍重

寄太宰聞公書

往在南都拜辱賜書仁人長者之言恒服膺不敢失也遠惟東山雅望恬養優游完節全身天所以報碩人固如此東洲公德位與壽竝為達尊碩其全福不迨多矣東南樂土頻年為島夷所困知公忠愛出處一心不能不介念耳未審當事者作何區處庶善其終其下才淺識忝竊過分念平生荷公教愛遭際寔難自揣無補於明時惟僅僅自守不敢失故步餘

來諭將不得人事不如意與北來消息相符信君子之不欺也先是閱梅林道長疏至詞事委曲詳盡臺中議者咸躋之以其識當事之難安善類以體國信非老成孰能之頃聞流言洶洶不知何自而起世情不古每怒施於庸衆人而於賢者獨責之備而天道於君子恒遺大投艱于其身必使之拂鬱困苦而後成立殆不可曉雖然功崇惟志事本諸心苟所存者正豈無成教人之信之天與鬼神必相之徒以成敗論人則枉尋莛尺而利者多矣我知公不為也若所謂安其身而後動與夫足食足兵之方則某素所蓄積者附此重致鄙意然區區之念不獨為公念吾士亦以自為也珍重珍重

寄太宰聞公書

往在南都拜辱賜書仁人長者之言恒服膺不敢失也遠惟東山雅望恬養優游完節全身天所以報碩人固如此東洲公德位與壽竝為達尊碩其全福不迨多矣東南樂土頻年為島夷所困知公忠愛出處一心不能不介念耳未審當事者作何區處庶善其終某下才淺識忝竊過分念平生荷公教愛遭際寔難自揣無補於明時惟僅僅自守不敢失故步餘

無可述因便謹以賤名薄具附申久仰并候尊履百
福伏惟台照

寄督漕澹泉鄭公書

近遇清源劉指揮公臣赴淮曾具書屬之不審達否
相別多時相憶千里私心所傾慕為平生矜式者於
公獨至每因人輒寄言未見顏色不計其時之當否
惶悚惶悚比來南北交警 聖心軫憂虜乘春而入
而島夷更冬未解誠百年來未之見也某幸依 日
月之光抱棄梓之念恒言杞人之憂即今信非虛語
所賴秉忠赤為國腹心如公多致數輩簡服大僚及
時思艱以圖其易應見 中興全盛不然何以答
主恩而塞民望哉昨會舍親鶴田恭諗道體百福且
云德容視昔稍清減勞心為民知不遑自逸也鄙懷
懸曳更祝善攝

寄萬鹿原總戎書

奉別忽已四載吳越不造頻年困於島夷而唇齒之
虞遂及淮揚公抱出群之才宜東山不容高卧今共事
得澹泉公順逆利鈍固不一德一心更可喜也二公
皆吾浙產出而造福於人而故鄉未有底定柰何賤
子幸依 日月之光以偷安旦夕然思親懷土日切

隱憂事未克終尚賴諸公為之質幹否則幾何脫水火而副民人之望哉東洲公長逝最可惜國之元老人之典刑存亡非細故也昨聞寇警已至塘西則北關必震恐虛巖動定向何如風音可達幸附及賤名道念之諸不一一

奉慰母舅肯齋先生書

奉別來新舊歲交風音久缺昨晚鶴田公至京恭諭母黨安否始知叔翁大老先生於客歲仲冬棄養追念去秋族弟颯歸曾具書申候度至日不及見矣於呼痛哉遠惟日月遄邁追感無窮在舅父固然然

叔翁身為名公元老德為國家典刑生有餘榮歿有餘哀屈指比數能幾人哉矧今北堂就養遲暮之景猶須稍稍寬慰禮所謂五十不致毀此不惟守其身亦所以事親也九原可作宜或有取於斯言適值鄉人去便謹此附申奉慰其荷恩已多報德未效悲感今昔情不盡言

荅督漕澹泉鄭公書

先是造次附書聊申懷仰茲使來拜辱惠音三復教言無非體國憂民謙已誨人之意真若痼瘼切身不能自已某自入京半載中得交游音問數矣如公嘉

言出於實德忠告而善道者未之見也珍藏在笥不
惟假此常擬心神抑亦提撕愚悃不容自棄以負教
益比聞海寇爲患貴郡已劇催科板築是處加征外
患未平而中原已散誠如有道之言知公愛國思家
動止不樂北來士夫諗及道體皆云憂勤憔悴誠有
之繼自今切須保重以慰 上下之望向過高郵會
姜州守博及會汲泉公于彭城今又會天長楊宰完
于此諸語及公皆感承實意相孚忘勢共事如出一
口昔人云士爲知己死三君之心皆有之某竊祿二
十餘年耳目覩記不易得聖賢論學脩己治人不出
一誠字公既以身體之又不以言之真吾師也懋重
懋重某踈鹵下材忝竊過分興言厚顏惟是初心未
泯恒願常常請益倘辱不棄時惠德音幸甚辱惠履
襪敬當服之慎飭舉步不敢趨便捷逕以玷嘉貺對
使紉愆言多無緒

復甘肅巡撫王崇谿先生書

竊仰公望久矣年來家食繫匏旅涂漂梗無由奉袂
徒抱寸心遠惟朔方重鎮元老壯猷 朝廷既無西
顧之虞而游子竊祿者亦恬然於此依 日月之光
受賜多矣昨者濫以匪才偶爾承乏仰荷惠音雅况

萬里先施拜命之臨真慙几杖使旋謹此附覆并申
感謝不一

又復巡撫安峯劉公書

仰聞又奉使命兼拜惠音之辱其自惟迂劣多為時
棄乃獨荷公存念巽語示之中心貺之知大度包荒
俯就而引進之碩匪人不見絕於君子於分實有餘
榮慙感慙感開府未幾消息甚好有道者作用自不
同奉袂何時宿心恒往所謂食舊德而永終譽此公
之所固有而亦區區莫助之愛云入新來適值院長
東洲公作古念正人長逝孰佑啓後生心事恓惶對
使紉繆諸惟照在不備宣

復水部包三溪書

隔歲間久稽脩問徒抱耿耿忽奉使書兼蒙惠問損
械情言盈楮無非謙已誨人至意某先施未能拜嘉
媿感交集遠惟微猷令問到處馳聲以兄素養處之
為常某眼中屈指誠不多得得之耳目而歲諸心奚
翅其口出於懋重懋重匪才承乏揣分過多雖初心
未泯而勉力不逮所願聞過乞言惟於知己重有望焉
客中靜思吾台古未有聞自入國朝賴先進諸公
立言立行各自成家人文既傑其地遂名故海內談

萬里先施拜命之臨真慙几杖使旋謹此附覆并申
感謝不一

又復巡撫安峯劉公書

仰聞又奉使命兼拜惠音之辱其自惟迂劣多為時
棄乃獨荷公存念巽語示之中心貺之知大度包荒
俯就而引進之碩匪人不見絕於君子於分實有餘
榮慙感慙感開府未幾消息甚好有道者作用自不
同奉袂何時宿心恒往所謂食舊德而永終譽此公
之所固有而亦區區莫助之愛云入新來適值院長
東洲公作古念正人長逝孰佑啓後生心事恹惶對
使孔總諸惟照在不備宣

復水部包三溪書

隔歲間久稽脩問徒抱耿耿忽奉使書兼承惠問損
械情言盈楮無非謙已誨人至意某先施未能拜嘉
媿感交集遠惟微猷令問到處馳聲以兄素養處之
為常某眼中屈指誠不多得得之耳目而歲諸心奚
翅其口出執懋重懋重匪才承乏揣分過多雖初心
未泯而勉力不逮所願聞過乞言惟於知己重有望焉
客中靜思吾台古未有聞自入 國朝賴先進諸公
立言立行各自成家人文既傑其地遂名故海內談

者至今曰台州台州風氣既開而文盛名實之際漸有盈虛山川之靈安能無望於今與後之人是在天子夫子勗哉狂率之意非遇知己不敢煩言幸恕其妄去冬舍弟泐歸過孟城甚賴庇覆并謝不一

荅吳孫塘方伯書

竊仰公望久矣年來蹤跡差池不惟奉袂無由雖贈言莫遂遠荷記存使書遠惠足仞盛德鄉水是甘見似人而喜也某先施未能拜賜真慙几杖 國事多虞 主憂臣辱自士習一壞民俗遂漓固相因之理內外當事彌文實意安能竝勝所賴公老成數輩幹旋幹濟坐鎮而挽回之俾後進者獲覩先民遺俗何幸甚焉竊祿臺中素飽無補辱溫詞獎引安敢當然區區素所蓄積每有望於名公者如此未見顏色乞恕狂言外非儀侑辭列狀一事代巡抑軒先生篤行人也最可共事附告

寄陳磬泉大參書

日月不居念別十有餘載公長才清操所至宜民素有聞於邦家致用未幾乃即脫屣仕涂悠然林卧滔滔宦海誕先登于彼岸泗水煙波甃山雲樹朋從行樂四時取數於景物以靜觀其變態碩逐逐塵囂

燕石集卷之四
翅僊凡異品昔人謂一世高士公足當之某自別來
大馬之齒漸以長矣學殖既荒落而行能亦無足稱
竊祿代耕僅以素飽慙對故人已多因風一寫契闊
把袂何時引領恒在南望少微常願與壽星並耀諸
惟亮之

寄俞總兵書

竊仰公望久矣海徼多虞重煩開府諸司既乏遠慮
而民生又藉承平其敝遂至于此極尚幸上天愛
民為國家生異才以作屏蔽惟賢獨勞知帝心
之眷也公德威竝懋豈惟節鉞所至人蒙其福而遊
子旅食得恬然依日月之光藉庇多矣惟日引續
無由奉袂郵便謹以賤名附申更祝萬福亮亮

復吳初泉侍御書

仰聞辱惠音多感存念踰年來每見江右諸薦紳先
生同聲誦憲度蓋懷德祗威人民無不愛且敬云昨
當奏代時諸公相謂咸欲稍遲之為執事有德於
其地暫借寇以主文闡當為得人而午山公因來諭
懇至且代者又欲速成故如期舉行知執事意不在
此然諸公一念不可沒也并附奉聞捧袂有期臨楮
心賞

再復盧後屏先生書

道遠信稀相憶動經時節專馳乏力徒抱區區仰荷
垂情惠問荐及其匪人踈鹵徃徃見棄於賢者而公
獨眷而錄之豈亦鄉水是甘見似人而喜與足仍盛
德不忘遠也感感東洲翁素履亢健一疾遽傾元日
木稼首應其占天不勅遺人如之何崦山午山三公
踵之先後竝美愧不足者某也羔裘狐裘公乃言賀
過矣恭諗尊履百福蕪聞 陵工就緒臣子自盡之
心能為國謀者幾一介利害損益之際稍有干於身
齒即舉手如探湯守口如瓶滔滔皆是也公以重臣
才身任其重事頻年以來冒寒暑披涉江山所至履
績此固所以自盡亦自知之人知之者鮮矣由此蕪
得靜攝完真以全素履願弟輩逐旅營營拜下風承
顏色退而汗苙在背者孰勝哉嗟夫日月矢流歲時
環轉人生幾何何必乃是此意恃公熟識之故借附
發之幸勿他出也榮最在邇尚容脩賀 明廷論德
報功常數之外應有殊錫懋重懋重相見尚遙臨風
輒以恣口狂夫故態乞恕而亮之

荅余玉崖先生書

奉別四載缺便附音每念交游契闊即於坐思寤寐

再復盧後屏先生書

道遠信稀相憶動經時節專馳乏力徒抱區區仰荷
垂情惠問荐及其匪人踈鹵徃徃見棄於賢者而公
獨眷而錄之豈亦鄉水是甘見似人而喜與足何盛
德不忘遠也感感東洲翁素履亢健一疾遽傾元日
木稼首應其占天不勅遺人如之何崦山午山三公
踵之先後竝美愧不足者某也羔裘狐裘公乃言賀
過矣恭諗尊履百福蕪聞 陵工就緒臣子自盡之
心能為國謀者幾一介利害損益之際稍有干於身
齒即舉手如探湯守口如瓶滔滔皆是也公以重臣

才身任其重事頻年以來冒寒暑披涉江山所至底
績此固所以自盡亦自知之人知之者鮮矣由此蕪
得靜攝完真以全素履願弟輩逐旅營營拜下風承
顏色退而汗苙在背者孰勝哉嗟夫日月矢流歲時
環轉人生幾何何必乃是此意恃公熟識之故借附
發之幸勿他出也榮最在邇尚容脩賀 明廷論德
報功常數之外應有殊錫懋重懋重相見尚遙臨風
輒以恣口狂夫故態乞恕而亮之

荅余玉崖先生書

奉別四載缺便附音每念交游契闊即於坐思寤寐

中求之矧公有道長者常所因宗者乎團山丈使來
拜辱教函數十年間眷眷之情不減疇昔詩云言念
君子不我遐棄夫子之謂也某先施未能三復不任
慙感恭諗靜脩貞吉德門迪慶深慰仰懷然碩人承
矢阿澗有光蒼生具瞻家邦無二繼自今願祝百福
以待時運某庶庶素飽四十無聞每念故鄉多難中
饋久虛仰事俯育咸有所缺而仕宦牽絲未能一割
而去興言慙對長者多矣團山敷歷已深方期向用
何乃浩然高蹈如此初讀其書疏信而且疑比悉尊
諭始知其決策迺迺其奔走執役所不敢辭敬覆大

致成身退而又得奉其嚴君胥慶于家世間樂事公
與團山丈俱得之乃若遊子子然旅食怕脰望鄉當
是時也寧無戚戚于心哉臨風無任歎羨諸不宣

荅陳團山先生書

契闊三年夢思萬里重枉教音寵錫使者辱臨人非
木石寧無感動于中哉吾丈敷歷既深到處人蒙治
澤遠爾求退固恒情所未喻也三復來書既又論諸
使者乃知決策肥遯移孝于嚴君此尚志也某牛馬
之走安敢辭役重為齋禁相仍中覆稍阻遲遲迄今
幸亮幸亮某自別後輒遭困厄每念中饋久虛故鄉

多難老親失養諸難無依代耕之計碌碌于素餐
能決去矧于廿年知已不啻一薦之而於其去也為
之周旋效力臨風慙對何以為情哉使旋謹附以覆
并謝厚情溪山風月文酒朋從戲綵之餘儘有樂事
語舊未期寸心恒徃昔人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
憶其亦誦之倘蒙垂念亦如之

奉譚二華太守書

兩載金陵常啓懿範別來遂成契闊山城海郡僻在
東徼民生瘠土又值兵荒上有催科之責而下有撫
字之望為之父母誠難矣尚幸台人未應殄命得借

君子以為依歸其旅食懷鄉私心甚怵也茲因華峰
先生行便謹以賤名附風申賀遠惟仁人在位百凡
咸為德為民其間維持操縱寬猛盈縮高明自有權
度其無容贅言惟祝公百福怙冒敝土伏惟尊照不
宣

復大同巡撫齊公書

念別為日已多追惟昔也廣陵接席京邸鄰居每經
其地則恍若對故人昨者思質公移鎮薊遼竊聞輿
論咸謂臺下與東村二公可代之及聽 廷推果協
眾志以兄雄才宿望置之多虞之地惟賢獨勞事由

多難老親失養諸難無依代耕之計碌碌于素餐
能決去矧于廿年知已不魯一薦之而於其去也為
之周旋效力臨風慙對何以為情執使旋謹附以覆
并謝厚情溪山風月文酒朋從戲綵之餘儘有樂事
話舊末期寸心恒徃昔人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
憶某亦誦之倘蒙垂念亦如之

奉譚二華太守書

兩載金陵常啓懿範別來遂成契闊山城海郡僻在
東徼民生瘠土又值兵荒上有催科之責而下有撫
字之望為之父母誠難矣尚幸台人未應殄命得借

君子以為依歸某旅食懷鄉私心甚忭也茲因華峰
先生行便謹以賤名附風申賀遠惟仁人在位百凡
咸為德為民其間維持操縱寬猛盈縮高明自有權
度某無容贅言惟祝公百福怙冒敝土伏惟尊照不
宣

復大同巡撫齊公書

念別為日已多追惟昔也廣陵接席京邸鄰居每經
其地則恍若對故人昨者思質公移鎮薊遼竊聞輿
論咸謂臺下與東村二公可代之及聽 廷推果協
衆志以兄雄才宿望置之多虞之地惟賢獨勞事由

當道簡在 帝心某也忝辱雅交不任欣慶遠辱記
存惠音存問兩地同情獨愧兄先施耳慙感慙謝三
復來諭繾綣如昔而念地方艱危誓志報 主興言
及此寔社稷之福也區區自矢之衷恒願贊于同志
兄以先得我心欽仰欽仰某匪才忝竊罪過多不自
省惟望兄指而教之幸甚把袂未期臨風引領

答陳潛齋年兄書

入夏來兩辱教音契闊之情肺腑之託千里相孚於
是為至斯文當厄先是亦略聞之昔吾鄉士君子尚
禮義而重名節故至今海內猶以美名歸台人然其

所就必自其為諸生時占之雖或言動失於中正要
之為公而非私君子之過也昔夫子有取於狂士其
旨微哉若必欲摧折頓挫使其闖茸取媚悅以壟斷
於時勢則士之可賤甚矣 國家何賴焉幸今觀風
有人下焉者雖未善無傷也致教至此令人短氣千
里外欲聞久矣承諭感謝感謝梅林道長素望藉甚
某雖未遂荆識然湖湘令名耳已熟矣頃者多口不
足於汲泉故并及之流言無稽智者自弗聽也近得
南來士論咸稱之而嘉興捷至運籌曲中甚稱
聖心悉與未諭云云符合浙之文風未殄當有借寇

之日請兄洗耳聽之附風申覆旅况瑣瑣不敢具陳
把袂未期千萬自愛

答總督裁菴楊公書

客歲張秋檣烏背發十載襟期造次中不及奉袂抱
念迄今恒歎東南不造兵火連年三吳兩浙望公久
矣多事需才之日惟賢獨勞宜所至無溫席也比讀
來教悉中事機決辰中出此與浙人及入賀諸君共
悉之又因而竊聽 廷議中覆及臺諫所評咸避而
羨之懋重懋重醜夷往復來歲雖未可知然桑土衣
袂賴有其備以公老成人主于其中而梅林東村二

公食舊德膺 新命立功報 主此其時也豈惟某
等懷土惓惓實國家屏翰仰在臺下送使拜書賦詩
詩九戩比卒章三復焉南望曷勝引領敬覆

寄葛雙石年兄書

念歲星再周來鴻去燕差池契闊為念耿耿遠惟清
標粹養久淹外服士林所共惜之况所治劇郡率皆
衝斥齟齬難於措手非兄定靜不撓行簡以臨之欲
免悔尤鮮矣循資稍轉似非所以處異才然由此亦
均勞意也矧令間藉藉在縉紳間譬諸珪璋特達不
緣介紹 申命自天行當在即天下事莫非分內必

使身安然後可理憲止寒暄保重千萬其庸夫庶庶
竊祿踰分無補而退無由與言慙對尚幸初心未喪
受教愛於君子有年倘盛德不終棄之因風勿惜嗣
音禪之寡過何幸斯甚恃兄雅合敢布腹心不然我
何不以其為游辭而哂斥之奉袂未期西望神去

復胡梅林巡按書

先是使者反命曾以蕪牘附申想當上達仰間拜辱
教音共諭榮代申命行事人民咸為改觀易聽何喜
如之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盛心也休命自天
錫比十朋而弗克違天心降監下民所以啓 聖衷

也豈偶然哉敵國外患何代無之國有人焉自可興
理繼自今為上為下知公靡不盡其心某亦無可仰
贊嘉猷惟祝公千祿百福恬冒吾土使還謹此附覆

寄寧海林大尹書

自赤城奉書附使還報嗣此向之便脩馳為念日月
不居忽已匝歲入京來每從鄉友任司訓諗起居稔
聞循良之政具得民心侯城文節在天地間自不可
泯百數十年來幾於無齒錄而明府乃追崇而表章
之斷自美意非義理之悅于中柰何獨違衆物色陳
迹有是哉昔史氏傳循吏率以教化為稱首寧邑鉅

小山川風氣之所鍾豈曰無人幸今上有好者宜必
有感而應之任君淳人也言無不實某區區之念歲
蓄有年茲不自揆借附言以贊于嘉猷未見顏色而
云然恃明府能亮我也把袂未期千萬自愛

慰符表弟書

昨得家書報及尊甫表叔棄養旅况聞此不任感傷
端人吉士生世甚難何去世之易耶夫天之於善人
既予之又奪之念此令人短氣道遠無由一慟謹以
蕪牘少展平生之悃情既不禁言亦不次幸惟哀鑒
亮之

慰內弟王子陳書

昨得勝子手書報及舅父棄養隙駒不留碩人凋謝
儀刑何在哀壑無光某久羈旅食舅氏病不及問喪
不及臨且將塋又不及隨而送之撫時懷舊怒焉傷
心豈直為西州之故執遠惟吾舅行年與德竝懋偉
然達尊神遊八極應無遺憾度其不死之念或者為
丕子蚤世則名門大業凡百咸責在執事繼自今所
顧節氣保體以永孝思是祝道遠乏信奉慰愆期統
惟哀亮

荅族弟世卿書

小山川風氣之所鍾豈曰無人幸今上有好者宜必
有感而應之任君淳人也言無不實其區區之念哉
蓄有年茲不自揆借附言以贊于嘉猷未見顏色而
云然恃明府能亮我也把袂未期千萬自愛

慰符表弟書

昨得家書報及尊甫表叔棄養旅况聞此不任感傷
端人吉士生世甚難何去世之易耶夫天之於善人
既予之又奪之念此令人短氣道遠無由一慟謹以
燕續少展平生之悃情既不禁言亦不次幸惟哀鑒
亮之

慰內弟王子陳書

昨得勝子手書報及舅父棄養隙駒不留碩人凋謝
儀刑何在哀壑無光某父羈旅食舅氏病不及問喪
不及臨且將塋又不及隨而送之撫時懷舊怒焉傷
心豈直為西州之故執遠惟吾舅行年與德竝懋偉
然達尊神遊八極應無遺憾度其不死之念或者為
丕子蚤世則名門大業凡百咸責在執事繼自今所
顧節哀保體以永孝思是祝道遠乏信奉慰愆期統
惟哀亮

答族弟世卿書

相別踰年無因聚首塵襟鞅掌不能致一字通契聞張少泉來辱手書情詞疊疊宛若晤言多感多謝先是得三洲叔及世服書咸報吾弟為學中舉申降罰此本宋公餘怒漫及下邑當事者即有所為而為之或未可知以子之才誠為可惜然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自今以往尚須循守條約勤若自工以圖恢復果爾則目前當厄所謂凶事之益也古人成功立業往往於艱難困屈中得之願子加意自勉余雖愛莫能助然憐才之念豈容若此愬耶因便造次附復言不盡情少泉既承來諭予自當頌之諸不一一

荅族弟受書

郡城之西分袂居諸忽已歲周先是得三洲叔及世服書知賢者選入鄰庠吾宗文運方興而子又能於困苦中奮勉自致不假人力更可尚也方欲覓便修賀而張少泉適至先辱惠音情詞種種足慰旅懷多感多謝夫身名一有所屬即不得自由譬若笄女許嫁父醮姆範內則中饋之方皆須誠心求之繼自今須熟讀經書講習章首次則習子史誦古文多作文字更須就正勝友庶無自是之差久則自然向進也若效時輩記時文剽句讀以幸其遭際以是求進非

吾之所知道遠會難愛莫能助因風致意并布區區
知予未耄幸勿以為迂談吾祖有云務學當有常
否則一暴十寒矣用功當知要否則泛而不切矣昔
我言乎并為子誦之

復佶弟書

自三舅去後又兩次附家書冗中發緘不及特楮致
文几幸恕幸恕昨日廿日鄧掌科至次日黃巖曹典
史至兩得手書甚慰懸想曹尉書中所示忠愈二兒
得荷監督不致荒廢所勉安兒改絃易轍以俟知音
具見賢者骨肉教愛之念至矣盡矣予覽之極喜極

感比讀所寄鄧掌科書其中好處種種不惟措詞雅
健警策即意見亦卓犖不群吾讀之三復不忍去手
即召安兒示之安兒隨亦出其所辱書詞指亦好信
知靜脩所得大異昔時吾兒得待教益為幸已多加
勉加勉旅食各天愛莫能助但今所當忠告者大致
以士君子平居自許頗覺容易惟是臨財當事若非
確有定見勢利所在鮮不動心改圖若得賢者以來
書之拍常自警省豈惟他鄉他日民社攸幸即吾家
門祚重光汝子孫亦永有依被懋懋重懋重來書不忍
虛置特詳批附回照之亮之諸凡不悉互見 父親

吾之所知遠會難愛莫能助因風致意并布區區
知予未老幸勿以為迂談吾祖有云務學當有常
否則一暴十寒矣用功當知要否則泛而不切矣旨
我言乎并為子誦之

復佶弟書

自三舅去後又兩次附家書冗中發緘不及特楮致
文几幸恕幸恕昨日廿日鄧掌科至次日黃巖曹典
史至兩得手書甚慰懸想曹尉書中所示忠愈二兒
得荷監督不致荒廢所勉安兒改絃易轍以俟知音
具見賢者骨肉教愛之念至矣盡矣予覽之極喜極

感此讀所寄鄧掌科書其中好處種種不惟措詞雅
徒警策即意見亦卓犖不群吾讀之三復不忍去手
即召安兒示之安兒隨亦出其所辱書詞指亦好信
知靜脩所得大異昔時吾兒得待教益為幸已多加
勉加勉旅食各天愛莫能助但今所當忠告者大致
以士君子平居自許頗覺容易惟是臨財當事若非
確有定見勢利所在鮮不動心改圖若得賢者以來
書之拍常自警省豈惟他鄉他日民社攸幸即吾家
門祚重光汝子孫亦永有依被懋重懋重來書不忍
虛置特詳批附回照之亮之諸凡不悉互見 父親

書中及所示兒輩并取覽之

慰從弟俊書

昨得吾妻弟存軫書始知汝兄下世此信誠出意外他鄉聞之令人短氣念我祖生有厚德而汝父亦無大過乃其子孫蚤死而無嗣竟不知天道於善人何爾耶可勝惜哉可勝惜哉汝兄既喪卜月日須早塋之莫更誤事如汝父也寡嫂無依築築在疚將守汝兄耶抑去汝家耶非我所知也早晚諸凡汝母子須委曲待之勿得語言相犯此不惟汝兄死不瞑目人將謂汝家亦失德矣吾萬里遠念既無及於死者

以告于生人幸亮之家務巨細吾親及二伯父在自能顧管即吾言未及須聽二尊長所示餘不一一
荅舅氏王雪巖先生書

萍蹤向遠荆識無由每於交游卷帙中因新詩而想像清顏有日矣九難丈來辱舅父珠王之教空谷遺音鏗然古韻雖賤兄弟不足以承然長者遠念眷勤不在傾蓋之後今時交道既衰相諛多而相規甚少德業不成出處咸敞可勝言哉三復來章溫飽百年非素志詹依四海有蒼生爽然自失則避席而拜賜其何足當之以為座右之銘可也慙感慙謝煩猥塵

容久荒筆硯仰承俯就不敢不復謹以陳言數首汚
于副楮求正焉紅塵異域言咲何期白水同心夢思
常徃統惟垂照亮之

答曹東村先生書

別後山川稍隔郵便稀逢遂無從訪行色問起居對
月詹星寸心常徃自公去後輿論益彰信知乃事非
聖上本意而公竟得生全寔 君之賜也某辱同好
十年愛莫能助興言慙對多矣向者交交之具聊當
一尊解愠耳竊祿既厚稍有贏餘即供十一以奉故
人亦 君之賜也某何敢傲惠而責報哉乃

徃復紬幣蕪頒披緘三復且喜且慙竊念公生平實
德天所鑒知偶爾淪落命與數相值耳方今國家多
事 聖德方隆以理考之豈使良才終於廢棄臨風
更無他祝惟願公善養天和以俟 賜環翔便附申
言不盡意外薄儀少將侑辭并祈鑒納

復趙嶧山大尹書

春中造次附便陳辭殊愧簡略仰聞復承垂念惠音
繼至某也匪才僅有一念好賢之素然於門下無先
施之禮效勞之力乃今味茲同心之言荷茲中心之
貺雖盛德與人不以遐棄願不才何足以辱直用懷

燕石集卷之四
下已在前列偶以數足留俟後日世事不如意每如此哉然執事以直節守道與人交不以沃熱向炎而獨於踽踽涼涼如不才者致殷勤焉宜其與騁疾足據要津力小而功多者殊科也如何如何使旋附覆言不盡情耿耿之懷更祝為國加愛

寄劉覺齋先生書

南都得奉教音仰荷君子不遺之愛雖嘗附風裁覆未審達否賢郎偕計邂逅邸中觀其動止論誼宛然長者懿範德門家教展也大成懋重懋重乃今抱璞見遺亦偶爾之故璠瑜緼匱當有具目以售連城幸勿介念奉袂無由引領徒切乘便附布區區并以不腆之具為獻言不盡意物不及儀統祈尊照鑒內

寄鄭雲川先生書

別去十餘年向乏便馳辭奉候歲華已積形容漸老感時追舊安能恻然于中者哉劉春元會間得諗公與覺齋翁皆納福如昔知靜攝之助為多燕聞震器上舍久已仙遊公既有隕珠之悲而某有炊臼之厄異地同情長抱一念無新故也春元還便謹以賤名附申契闊臨風神去惟祝善攝以躋壽域無疆

寄金惺菴伯仲書

前月敝邑應聽選璫自南來拜辱教音恭詢道體納福某旅舍旦夕幸仗芘亦苟安每念冬春之交彗出地震 聖心軫憂正臣子惶懼之日矧今亢陽為旱祈雨未足內外多虞種種可慮 天工人代苟有體國之忠雖一念之微亦足上答天雖高而聽卑豈責人以所難哉恃兄金玉有道敢布區區以代就正若諸他人適以重躁妄之尤安敢安敢近聞流寇屯聚敝邑之蒲岐寒舍地與伊邇老親弱息分散而之境某旅食守株望鄉萬里客心際此百念俱灰昨報禽斬大半餘皆入海是雖警急稍寬而所過殘毀殆不知其幾矣 上天降監民瘼未審何日底定業梓之慮與兄異地同情并附及之以發一歎交游滿目論心者幾臨書無任馳神

與泰和魯鵞川秀才伯仲書

念別久矣比入京來兩接尊公信使因諭執事金玉福履加詳德業日懋為喜既聞尊公乞休疏至疑或久勞思靜亦人情也無何而其訃又至則乃投袂扼腕望南天而長吁寢食無况累日夕嗟乎令人吉士生世既難何去世則易邪夫既與之而又毀之彼蒼

者天誠莫可問也夫化者已矣繼自今願執事伯仲
痛自勉愛為孝思努力旅食差池信郵寥闊坐是久
缺馳情偶值廬陵司教胡藍湖先生去便附此奉慰
臨發不任耿耿藍湖昔嘗分教敝邑雅善尊公僕與
之別十又五年而復遇於此是亦見元賓之所與也
執事遇之得無見似思親之念乎亮之亮之

寄徐省菴書

念昔得侍同庠已詹懿範既而幸叨祿位奔走四方
而公乃高蹈養恬邈乎不可復即比閱社友諸什咸
有新辭以發揚嘉遯故國風期他鄉物色因親未嘗
耿耿有懷文中子云其名彌消其善彌長其身彌退
其德彌進夫子之謂也懋重懋重其也德薄祿厚長
而無述興言不任慙對白峰舍親還便附申契闊言
不盡情惟祝加餐為斯文自愛

與殷石汀提學書

念別歲序已更山川阻脩信郵寥闊遙詹懿範常指
文星遠惟我公有道名實素孚入則以貞白主維
國是出則以豈弟教育作人懋德與功士林共羨其
無因請益徒勤夢思偶得貴寅歐三溪先生之任因
風一致鄙意言不盡情惟祝節勞加餐以主斯文一

者天誠莫可問也夫化者已矣繼自今顧執事伯仲痛自勉愛為孝思努力旅食差池信郵寥闊坐是久缺馳情偶值廬陵司教胡藍湖先生去便附此奉慰臨發不任耿耿藍湖昔嘗分教敝邑雅善尊公僕與之別十又五年而復遇於此是亦見元賓之所與也執事遇之得無見似思親之念乎亮之亮之

寄徐省菴書

念昔得侍同庠已詹懿範既而幸叨祿位奔走四方而公乃高蹈養恬邈乎不可復即比閱社友諸什咸有新辭以發揚嘉遯故國風期他鄉物色因親未敢耿耿有懷文中子云其名彌消其善彌長其身彌退其德彌進夫子之謂也懋重懋重其也德薄祿厚長而無述興言不任慙對白峰舍親還便附申契闊言不盡情惟祝加餐為斯文自愛

與殷石汀提學書

念別歲序已更山川阻脩信郵寥闊遙詹懿範常指文星遠惟我公有道名實素孚入則以貞白主維國是出則以豈弟教育作人懋德與功士林共羨其無因請益徒勤夢思偶得貴寅歐三溪先生之任因風一致鄙意言不盡情惟祝節勞加餐以主斯文一

脉某與三溪嘗同處于南寺雅知其為有養之人茲行也與公同官乃其良遇也又家姑之夫蔡紹先新任桂林郡博其人行年雖至而廉恥文學尚有可觀公試察之倘愚言不誣幸惟收錄昔人束帛以存老馬豈必取長涂哉斯盛德之事端有望于仁人君子諸不宣

寄永平紀太守書

念別未幾倏已隔歲仰聞先師李教授之子植來京備道荷公以貴賓輝山先生之意推及不才恩碩特厚戴德無涯半月前得輝山書亦云然去歲李植來見大意欲為其子求為諸生及其壻董氏子乞青目事在貴治而公未下車念無可為先容因以言于輝山詎知美意先施誠出望外目今公之德過輝山而僕之感也倍於李氏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僕亦云云西來消息種種佳聲恭喜恭喜李植言旋謹此稍申鄙意僭屬渠親賚叩謝言不盡情更祈留神終始垂比幸甚

荅劉覺齋先生書

去歲仲夏秦主政至京損辱教函來自丙辰之臘退而三復仰荷遠念久而益薦薰承至教愛不忘規某

脉某與三溪嘗同處于南寺雅知其為有養之人茲行也與公同官乃其良遇也又家姑之夫蔡紹先新任桂林郡博其人行年雖至而廉恥文學尚有可觀公試察之倘愚言不誣幸惟收錄昔人束帛以存老馬豈必取長涂哉斯盛德之事端有望于仁人君子諸不宣

寄永平紀太守書

念別未幾倏已隔歲仰聞先師李教授之子植來京備道荷公以貴賓輝山先生之意推及不才恩碩特厚戴德無涯半月前得輝山書亦云然去歲李植來見大意欲為其子求為諸生及其壻董氏子乞青日事在貴治而公未下車念無可為先容因以言于輝山詎知美意先施誠出望外目今公之德過輝山而僕之感也倍於李氏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僕亦云云西來消息種種佳聲恭喜恭喜李植言旋謹此稍申鄙意僭屬渠親賚叩謝言不盡情更祈留神終始垂比幸甚

荅劉覺齋先生書

去歲仲夏秦主政至京損辱教函來自丙辰之臘退而三復仰荷遠念久而益薦薰承至教愛不忘規某

雖匪人敢不服膺朝夕書未至時已聞貴邑之變知公青氈虛室暴客徒勤得失不須為念所念德門內外長幼保合為先嘗從元峰公諗之已得其詳茲奉來音果如前訊欣慰加倍夫東南之敝至此已極當事者苟圖生全於憂患宜莫如警官邪蘇民瘼修內攘外以圖報稱如來諭所云碩今時士大夫彌文日盛實意日衰不獨議論多而成功少耳比年以來宣大久已磬懸薊遼歲亦蚕食杞人之慮未不知所終主上敬天勤民一念孜孜而時事漸以至此咎在臣子更誰尤哉誠使任人者求真才而用之任事務實

心以應之以全盛之時四海之力何事不濟何功不成佑也匪才不足為國有無然區區愚意素所蓄積恒念此生無一自見以效犬馬而徒取充位庶庶素飽茲奉明教之及僭附咨口亦腴頰自覺矣寇亂既平動止咸獲靜吉賢郎列位庭訓如常今秋來春將必有竝美聯芳以應仁者積德之報客中洗耳聽之偶遇令親孫光祿南還造次奉覆道遠愆期諸惟情亮

復趙南華大尹書

孟春犬子忠等歸嘗附書代候計今當已徹視司旅

况煩猥郵信差池復成契闊常抱一念昨者舍親鄭
太學及使者接踵至京凡三得教翰兩辱惠儀多感
雅情千里不置三復來諭大致以向者鄉人傳言之
故不理于口涉遠馳辭指示剖析又令犬子代詳所
由夫公以大賢而治小邑若循常蹈故誠不足以究
設施古語云士有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行有非常
之譽必有非常之謗昔明府下車未幾蜚聲即馳京
國鄉人群聚而譽公者咸以歸功於僕能為吾邑得
人乃群聚而謗公則又歸咎于僕與吳給諫僕雖憂
之不敢信也以故竊于家報中屬犬子代露其微于

左右一則荷公骨肉之雅体咎關情二為吾邑吾民
吉凶同患不然則交淺而言深浚恒之尤僕雖愚詎
不自懲哉乃今得詳書拍及悉犬子附言始知明府
作用既脫凡近又紆籌策為民費心因之得謗甚哉
慮始之難而時俗之偷可傷也歷觀史藉古之人名
實交孚心迹竝達功崇業廣終身所至得快意無輒
軻者能幾矧今世情已薄不樂成人之美與公知心
而相信者又能幾雖然敝邑褊小從政者雖循常蹈
故亦足以為善治而成令名以公循良之資當吾土
困乏之際所云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豈虛語哉昨偶

况煩猥郵信差池復成契闊常抱一念昨者舍親鄭
太學及使者接踵至京凡三得教翰兩辱惠儀多感
雅情千里不置三復來諭大致以向者鄉人傳言之
故不理于口涉遠馳辭拍示剖析又令犬子代詳所
由夫公以大賢而治小邑若循常蹈故誠不足以究
設施古語云士有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行有非常
之譽必有非常之謗昔明府下車未幾蜚聲即馳京
國鄉人群聚而譽公者咸以歸功於僕能為吾邑得
人乃群聚而謗公則又歸咎于僕與吳給諫僕雖憂
之不敢信也以故竊于家報中屬犬子代露其微于

左右一則荷公骨肉之雅体咎關情二為吾邑吾民
言凶同患不然則交淺而言深浚恒之尤僕雖愚詎
不自懲哉乃今得詳書拍及悉犬子附言始知明府
作用既脫凡近又紆籌策為民費心因之得謗甚哉
慮始之難而時俗之偷可傷也歷觀史藉古之人名
實交孚心迹竝達功崇業廣終身所至得快意無憾
軻者能幾矧今世情已薄不樂成人之美與公知心
而相信者又能幾雖然敝邑褊小從政者雖循常蹈
故亦足以為善治而成令名以公循良之資當吾土
困乏之際所云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豈虛語哉昨偶

燕石集卷之四
叨遷秩謁吏部少憇東朝鄉人來會群頌德公又如
初翌日得來書辭拍暗合僕亦大喜過望昔子產治
鄭聽于輿誦公其似之來諭諸凡服膺一一公以吾
民之心為心僕敢不以公之心為心使旋當冗陳辭
迫率統惟恕照亮及

與牟思貽叔丈書

分襟一日宛似三秋家難頻仍旅懷煩苦贈言祖席
一切俱廢追思丰表悵恨為何如哉昨者小吏自灣
回損辱教翰繾綣諭慰無異晤言足仞雅情不以遐
棄夫寇警係一方大數不才為有祿之人恒言一室

所積十目所窺禍福相倚患難豈君子所無哉雖某
不穀亦嘗識此所恨薄命起自一經亡婦生前稼穡
所貯機杼所就以遺身後之蹟惟絲縷數疋宮室數
椽而已今掠之不足燬之無餘遂使亡人半生辛苦
泯若無蹤自怨自惜不由我生薄德苦命所致哉不
然則氣數相尋豈無寧日竊祿既厚豈無餘資避地
圖存猶可為也既破之醜且不足視念之復何益為
承教諄切敬用服膺容待蓮岡至日稍得老親弱息
各有攸居所缺贈言書扇書扁等項一一補寄其與
叔翁三十年交親數千里歡會豈容若是憇哉幸亮

幸亮遙聞前涂水大閘河無阻更好入淮之日須戒舟子持重而行毋欲速取驚恐也家叔與崇州先生習於江湖乞以此意致囑浙西地血異常懷土先憂益用懸切北風可因幸不惜一言見示平安以慰引領到家見外母及諸丈及諸舅均乞為道旅况無聊感今思昔之意再四

與李景山叅議書

歲底新建典史晏爵來承兄惠問遠及先是聞簡擢東藩殊為斯文公道稱慶不獨區區鄉水私昵也度報至則車從已離南浦準擬東人之便庶得致意而

惠問適來兩地同情獨愧兄先施耳且感且謝所示熊氏事曩已耳熟南浦諸公在京師者率以聲應曉曉于其間獨宗伯筠老稔知風裁每一談及輒面發赤云李景山豈生事者惟北原公不幸無好子孫衆口稍然道傍輿論則無不左袒於兄者昨見五臺道長一扣之則乃對衆昌言又為兄樹一赤幟矣新舊歲中筠翁於兄心力俱勤昔樂子從政孟氏為之忘寐由今觀之千古同情夫其目前作用能使君子得恃以無惧他時相道不占有孚其於斯文公道重有慶焉代巡裴道長忝與雅好今承使問還報即當為

幸亮遙聞前涂水大閘河無阻更好入淮之日須戒舟子持重而行毋欲速取驚恐也家叔與崇州先生習於江湖乞以此意致囑浙西地血異常懷土先憂益用懸切北風可因幸不惜一言見示平安以慰引領到家見外母及諸丈及諸舅均乞為道旅况無聊感今思昔之意再四

與李景山叅議書

歲底新建典史晏爵來承兄惠問遠及先是聞簡擢東藩殊為斯文公道稱慶不獨區區鄉水私昵也度報至則車從已離南浦準擬東人之便庶得致意而

惠問適來兩地同情獨愧兄先施耳且感且謝所示熊氏事曩已耳熟南浦諸公在京師者率以聲應曉曉于其間獨宗伯筠老稔知風裁每一談及輒面發赤云李景山豈生事者惟北原公不幸無好子孫衆口稍然道傍輿論則無不左袒於兄者昨見五臺道長一扣之則乃對衆昌言又為兄樹一赤幟矣新舊歲中筠翁於兄心力俱勤昔樂子從政孟氏為之忘寐由今觀之千古同情夫其目前作用能使君子得恃以無惧他時相道不占有孚其於斯文公道重有慶焉代巡裴道長忝與雅好今承使問還報即當為

兄先容之此君端確可共事必能與兄同心貴寅全
山先生亦然值其行便草次附申諸惟情亮不一

荅山西巡撫葛遵石年兄書

向聞軍丁作耗雖少醜不足為患亦未免一介心神
繼聞逃散旋有禽斬為喜仰聞使至損辱教函薰示
疏稿知罪人已得殄滅無遺良用稱快夫中外多故
之秋事不如意者種種凡百在官安得常爾恬然度
日所賴如兄丈微猷早見經理維防意外之虞終無
慮也詩稱業土易戒衣衾先民有言勿以為迂談是
祝

復二叔父書

前月中節兒等至蒙惠書是月八日葉兄世含至又
拜手教之及深感尊念眷眷無已比讀來書示及重
建 始祖祠事叔父亦有此舉因其已為之遂以相
讓某不覺憮然有感且欣然有言也念此舉鄙意畜
之已久本擬還家親自圖之凡百稱意去歲會見南
叔來此語及斯事某深德於其言遂因乎兒去時即
以箋箋之且屬其舉之并以奉聞初不知叔父先有
此意事誠越次愧謝愧謝叔父善與人同應勿較彼
我也某再思吾宗二百年來此時實為中興雖有一

二外患亦佛家內典所謂破缺世界無有圓滿者也
然文運書香繩繩未艾大雅云戎疾不殄列徽不瑕
亦可竊擬其萬一焉飲河思源自誰伊始報德與功
在子孫良不容已 祖父生前自智一以卜諸祖墓
字及門悉剗置此孝思之大端也奈何父親生平家
窘力既不前三叔又中身而逝時亦不及所幸叔父
治生且豐某亦謬享膍祿恒產既足豈無恒心叔父
來諭誠有德之言某敢不銘諸心乎但今繼述粗迹
尚有數端 始祖祠特其一耳夫祠既成更須置田
四五畝給與住人以供歲時之香燈此一 老祖封

秩列于六卿禮應特廟受不遷之享今祠隘迫苟完
階庭恒若污萊然即今不圖更新恐不久將因循就
圯此二 曾祖墓碑文既久得石亦素異若命土鑿
豎于墓門之傍費亦不多 老祖阡表行當求之另
作一亭竝為夾輔以壯青龍此三且既受封三品於例
合有翁仲石獸等物置之墓前以榮 寵錫此四凡
此數者揆事與情皆不容已世俗之論恐不外于叔
父與某而別有所責也倘美意猶存就中擇其一二
及時為之而以其未盡者俾某補缺何如語云行合
趣同千里相通矧言已及之敢不奉復契闊之辭不

覺觀縷伏祈恕照仍賜嗣音幸甚己未十一月二十日大佑謹啓

寄王及泉侍御小蘭 雲南巡按

附言滇藩司中有國初方伯張公統所為碑記其文與字俱佳公號鷄菴貴鄉富平人洪武中治滇凡十三載考績冠諸藩皇祖嘉之超遷太宰未幾大司農缺員公自疏更任事建文君又更太宰靖難師起公仗節縊于屏中僕昔承乏照刷南畿時新安潘公潢由滇遷南太常得其一本寶之家笥昨歲戊午不幸薪木為暴客所燬此本并灰追惟人文恒往

來于懷也附風恃愛欲求為僕補磨一種斯嘉惠遠

及與還珠完璧等矣謹瀆 記出張公自撰未及潘公跋語云云

復儀封王中渠太守書 浚川翁曹孫

仰間使至損辱華翰兼承貺儀多感雅情久而益薦

三復來諭令人太息先公生時儀範在士林聞望通

海內一時仕進雖有先後固不顧駿奔依歸以占籍

門墻為榮今一旦長逝熱若路入市道交情存仁異

態翟公書門古已如此此於名門何所加損抑人心

之不古即世道日漓可卜矣良恨良歎奉去撫按二

臺書各一通俱露緘請兄照過撫公處須親往謁一

覺觀縷伏祈恕照仍賜嗣音幸甚己未十一月三十日六佑謹啓

寄王及泉侍御小蘭 雲南巡按

附言滇藩司中有國初方伯張公統所為碑記其文與字俱佳公號鷄菴貴鄉富平人洪武中治滇凡十三載考績冠諸藩皇祖嘉之超遷太宰未幾大司農缺員公自疏更任事建文君又更太宰靖難師起公仗節縊于解中僕昔承乏照刷南畿時新安潘公潢由滇遷南太常得其一本寶之家笥昨歲戊午不幸薪木為暴客所燬此本并灰追惟人文恒往

來于懷也附風恃愛欲求為僕補磨一種斯嘉惠遠

及與還珠完璧等矣謹瀆 記出張公自撰未及與還珠完璧等矣謹瀆有潘公跋語云云

復儀封王中渠太守書 浚川翁曹孫

仰間使至損辱華翰燕承貺儀多感雅情久而益篤三復來諭令人太息先公生時儀範在士林聞望通海內一時仕進雖有先後罔不願駿奔依歸以占籍門墻為榮今一旦長逝越若路入市道交情存巨異態翟公書門古已如此此於名門何所加損抑人心之不古即世道日漓可卜矣良恨良歎奉去撫按二臺書各一通俱露緘請兄照過撫公處須親往謁一

致之為好按院無士夫投書之禮鄙意即欲并封撫
公書內就煩轉致更妥尊照過日按院書且勿封只
并入撫公護緘之內俟其一覽以明無他庶肯代致
撫公之書內外重封皆須粘實致之竊惟來諭亦細
微常事耳當事者有力無心僕不才有心無力今往
致辭不知能為兄有無否萬一希冀庶諸公敦念先
公波及不才耳不然即今既無益於名門他時何面
目見先公于地下廿年故吏亦浪云云來惠幣儀斷
無受理繼今倘有見示萬勿重勞將既不惟禮非所
望於通家亦畏涂涉遠難於使人并祈亮之幸甚

答謝溪少參書

向者造次附申不盡契闊常司農魯軒來損辱教函
兼承綵劄多感雅意不我何遺恭諭近履綏祥首用
私慰及三復來書且喜且歎某奔走內外踰二紀矣
竊觀士林有守有為如我公者未易枚舉苟以直道
在人心聲實在上下竟其至即三公亦可拾取詎意
人不足恃顛倒失是一至此扎夫善官在今時脂膏
奔晷捷徑利涂薄於修人事而厚於得天幸者種種
恒是乃公行已可質鬼神而願遭絆蹶淹恤莫問雖
或止或尼之是亦為善不蒙福也豈惟人不足恃即

致之為好按院無士夫投書之禮郵意即欲并封撫
公書內就煩轉致更妥尊照過日按院書且勿封只
并入撫公護緘之內俟其一覽以明無他庶肯代致
撫公之書內外重封皆須粘實致之竊惟來諭亦細
微常事耳當事者有力無心僕不才有心無力今往
致辭不知能為兄有無否萬一希冀庶諸公敦念先
公波及不才耳不然即今既無益於名門他時何面
目見先公于地下廿年故吏亦浪云云來惠幣儀斷
無受理繼今倘有見示萬勿重勞將貺不惟禮非所
望於通家亦畏涂涉遠難於使人并祈亮之幸甚

答謝溪少參書

向者造次附申不盡契闊常司農魯軒來損辱教函
兼承綵矧多感雅意不我何遺恭誌近履綏祥首用
私慰及三復來書且喜且歎某奔走內外踰二紀矣
竊觀士林有守有為如我公者未易枚舉苟以直道
在人心聲實在上下竟其至即三公亦可拾取詎意
人不足恃顛倒失是一至此執夫善官在今時脂膏
奔馳捷徑利涂薄於修人事而厚於得天幸者種種
恒是乃公行已可質鬼神而顧遭絆蹶淹恤莫問雖
或止或尼之是亦為善不蒙福也豈惟人不足恃即

天道亦不可知執書三歎良可畏我來諭所事其亦
久得其槩目今敝省止有代巡少頃當為公一陳之
其聽與否勢則在人不知識如何俟當續布

復林白峰書

念別歲星再周攬袂無由徒勤引領先是得九難舍
親書報公下車未久輒有去志其初實疑之及再思
之貴體素不耐勞而雅志又甘恬澹貴治風土既惡
加之政敝民頑以靜者居之宜其不能淹也竊以存
心篤行豈弟宜民獲上治下所遇當無矛盾苟一日
得行其志亦可不負所學一事得盡其心亦可以言

效忠士君子秉心素位處官處鄉其揆一爾拂衣之舉
幸少緩焉何如其德不稱位食浮於功矧今親老家
破休戚動不相聞每聞警報恒岌岌如蹈春冰機會
未得不敢請告易地較之則當以得去為幸不去
為慙者也昔羅峰翁贈言有云要知祿厚多虛位苟
在存心不擇官旨哉某服膺久之茲為公三復
之劉慕言旋謹此附覆話舊尚遙惟祝加餐為蒼生
自愛

答張石橋年兄書

追惟分袂倏已歲周念昔邱廬蕭寺密邇笑談曾酒

寒爐亟承顏色朋友弟昆一時歡集誠不知身在異鄉為異客也柰何聚散有期尋盟無計兄受符西向弟男輩亦束卷南還雪雁風萍伊我獨在城隈禪室風景依稀每一停車未嘗不羨墻神去悵憶何如悵望何如道阻信稀坐缺修諗時從宗伯筠老稍得宦邸佳聲輒用浣慰昨豚子安叨檐北來又知寒門遠承寵錫其聞信後期修謝不及慙負慙負仰聞貴屬謝承來損辱教函兼承惠貺宿昔故情經年別意未及披緘即如良覲韓子云以僕之思足下知足下不忘於我也信執喜聞近履綏吉足慰鬱陶令德豈弟所至宜民勿俟贊矣於傳有之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若夫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弟當任之期便附覆言不盡情話舊何時停雲又增太息

寄魏渠清司農書

隙駒不停憶別倏已七載敝邑雖小而令尹先後追蹤以僕之所覩記惟公與南城陶族實政遺澤在吾土者最多且久月旦屈指必先焉既而陶族一遷而休公僅再遷亦罷去以敝邑人之戴兩公恨不即一日而致通顯而皆位不滿德困約終身豈惟人事不足憑即天道亦茫茫莫可問矣矧今南土繹騷民瘼

迥非昔比平居故國所在興思側耳輿情於公尤切
三歎郵便希逢久踈諗候遙想澗阿啓處適軸自適
勿問矣不知寢興良夢能羅幾何揚子有言史以天
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公仁人宜必有祚胤以食其
報偶遇貴鄉獅岡先生去便附此少申鬱陶別又情
多無由更僕引領南雲臨發倍增悵惘

庚申孟秋望寄

復陶交溪先生書

自令坦梅春元去後之便缺諗忽復歲周茲辱尊翰
兼惠珍醪多感盛情記存於數千里之外其自弱冠
為諸生嘗覩記敝邑令尹之治前此姑未漫及即數

自翁與閩人前司農魏公濠貴鄉故少叅曾蒙公才漢
今侍御方公輅皆有循良節愛之澤在吾土彼三公
者或為郎署或在行省在臺端雖所就有短長要皆
已得自食其報惟翁既以令德實政惠心斯民乃所
遭厄窮竟以淪廢造物之不均人其柰何其因此重
有感焉間嘗附風遙祝福履聊申輿人之未議效甘
棠之遺思詎意每厓長者涉遠相讎誠無益而有損
也又慙謝慙謝鄧太守素未荆識難以馳辭及觀仕
藉與令親羅主政同年羅今將歸當得相會某即屬
之代致鄙意為翁先容所愧勢遠望輕不知能為有

無否羅君力學脩行駸駸上達恒言仁里多賢信哉
并覆

寄章樓石先生書

某幸同鄉井熟耳令望有年去春之官得遂奉袂愧
塵鞅蒼黃無因繾綣請益所為斯文一念未嘗不羨
墻風範而永嘆碩人得天之厚而遇諸人者薄也古
人行事豈必一一造極位處疑丞宣弼閣然弗聞于
世者不知其幾皇甫謐何人執而大書于史後學仰
之明時政教具張網羅賢杰采風氏不得其人俾公
位不滿德尚志未及達行而竟以遯世無悶老焉而

今隱居自足乾乾敬修年雖至而忘其倦勤此其心
方諸古昔即詩書所稱衛抑秦誓何異要亦吾台山
水之秀孕靈正人以衍斯文之系者徃徃而在而區
區顯晦之跡不與焉恭諗蔗境養恬平格為天所壽
宜矣信矣某仕路牽絲未能一割矧以謏鹵之質悔
尤且多依依素飽所冀國恩有逮親及祖之典過此
當知止足宜休庶或撰杖屨以從公于中山之巔靈
江之曲恐淺緣不類未識得償此願否偶值鳳池春
元歸附風一寫睠動未及更僕辭已傷煩千里鬱陶
惟公亮在言表

癸亥暢
月啓

答世服書

連日為聞 母親尊恙盼望家音如渴昨早朱千戶
 及義勇至誦 父親手書知 老母已就勿藥兼知
 忠愈二子携累抵舍大小咸安吾此度得家報真抵
 萬金幸甚喜甚念別四載頓無絲毫自將昨者交戈
 之具何足掛齒過辱書疊疊道謝吾展誦更增厚顏
 二子遠歸無所拘束吾每竊觀其伎倆荒惰無成已
 决意拚撒弗較矣 茲親來諭許為提撕則紙牘之
 私又不能無望於及烏之愛也多感多謝文字之教
 猶在次等第一是飭其勿得輕言妄動勿得縱酒耽

欲假饒為人不端即是不才子弟在家已不好在邦
 尤不好要官作何用若已身有宿疾大勞固不堪小
 勞亦不任有官濟何事渠輩侍教華以斯言示之并
 亦以告賢者統惟心照適間見報何宜山改督學廣
 西王金泉擢提督操江賢才彙征固社稷靈長之占
 也吾出身三十年今始得覩清明世界若賢者嚮用
 正屬昌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勉之勉之
 上內閣徐存翁

某不自揣量謹頓首稽首昧罪上請往者承乏南行
 時僭以先祖故道州知州府君墓上之石久虛又幸

以不肖孫某備姓名于門墻之數因緣仰瀆乞一言
以寵光于永世而尊師功德文章行世傳遠固輝赫
在士林膾炙人口存歿有造已蒙慨允去歲以朝政
更新內外巨細咸槩于甄別而塵心神蕪且千歲壽
誕甲子方周嘉會昌期朝野胥慶安敢以寒門幽事
唐突左右喜今海宇澄清政府多暇敬用乘閒專馳
申乞倘蒙允賜揮穎俾某得就良工于此以鐫嘉石
是令先府君死不為虛而名以長存所以蓋覆其遺
子若孫弗替且死者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于
土中矣臨函北望情劇辭煩統乞台慈俯垂原鑒某
不任悚仄顛懇之至

荅廣德彭知州書

旅食背馳無由荆識管生來辱示追祀先祖故州守
府君之文以州之人民懷惠至意欲就敝邸取府君
之象肖而祠之誠異數也竊念先祖為州詎今五十
餘年而歿且踰二紀矣僕素梓縣隔於執事未嘗有
肺附之親通家之雅乃一旦敦念有是義舉良由大
方家脫俗為治因民以追舊德可謂市道囂囂遂無
古人耶感謝感謝昔先府君初蒞廣德時僕始生不
識記聞踪跡及其再治道州謝病僕已總角就外傳

自少至壯於凡府君家居言動巨細間嘗稍就佩記而鄉邑月旦之評咸亦以為賢得從祀于黌廡有日矣念其得天頗厚而受享未遐中道而歿又非自致用是為神明所憐俾其不肖孫某起一經際逢盛時位於九列以食其報得贈為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乃今又承執事異世同德以光昭其身後於是見天道不旋踵而執事之純心為治以嘉惠廣德宜不俾先府君專美在前繼自今賢子令孫將不有出以濟時趾美為踵德之懲哉僕感德莫報日夕祝之敝邸無先祖之像當即馳書家君令畫師臨來容身東報

管生少年時及見先祖治蹟頃與坐語口授多端倘辱不以鄙夷渠亦能一二陳也并白

寄朱後峰書

去秋豚子忠等歸草次附諭缺脩迄今追憶平生恒耿耿如覩也頃得家報知玉泉海洲二丈相繼去世海洲沉疴遷延卒至不起似也玉泉居常無故乃亦暴逝抑何疾耶傷哉傷哉嗟乎九州之屆百年之期今昔生人不才蔑德以徵福澤長子孫白首令終者不知其幾如彼二君者雖未敢預卜竟緒乃其秉心素位即古書所稱吉士令人何加訖至不獲稍申其

所蘊尚什百之一以死死又無後又無家蒼天誠莫
可問邪鄉閩懸隔殷郵罕通化者已矣誼在生人今
不知二君卜葬何地襄事何時世乏昌黎誰為歐陽
生圖不死事知二君者宜莫如兄與重洲丈幸惟各
修一狀誌之誠不獨死者顧也倘其稱家之具或不
發業已示兒輩就近稍為助之僕之責也海州無子
主喪玉泉有子未相識矧今聞訃後期弟既不及傷
又不時僕所謂知死而不知生者僭附斯義布于執
友與發一悼云亮之恕之會重洲丈致書問之外附
甚折並并香帛共一函敢煩令郎賢友為即致之至

泉兄壺內照存

寄吳初泉太僕書

吳江分袂轉眄三年相憶各天徒煩夢去遠惟令德
純明翰勞中外仁聲義問稔在士林乃猶不免於讒
且謗是雖人事差池良亦時運稍滯夫仕路多岐人
心如面翩翩後進衮衮先登乃公以老成雅望淹恤
周行今始展驥人也奈何所恃乎天爾千里故情一
江之隔無由奉袂徒抱寸心偶值句容劉宰以入
覲謁辭附此稍申積悵寒暄旅思兩地同之不復羅
縷統惟照亮

谷竹亭書

別後之便馳情茲辰辱虛江公信使再至因得執事
寓書兼示見懷之作夫去家經年見所嘗親愛而喜
以故鄉水是甘亦人情也兩地同之惟愧先施未能
感謝感謝虛江公素號寡交乃獨憐憐於僕而又推
轂及執事語云居視所親交相益也僕雖不淑不敢
不勉辰夕諸凡執事亦宜思其自處與所為處主公
者似不容秦越也懋重懋重翔便附復言不盡情寒
暑殊方千萬自留

寄毛太守書

頃者辱使書惠問足仍厚勤草次附修未審何日上
達仰聞郡庠陳生日新過舍出其先君大叅龍山公
行實謂合庠諸士議舉鄉賢屬僕先容于臺下竊念
龍山公與故長史一厓先生伯仲齊名郡伯石梁公
甥舅似德鄉評月旦人到于今足徵所恨繼體乏人
愆期舉事幸逢臺下明德闡幽俾吾台無失人之歎
而陳氏存歿亦幸免失時之悲不爾則阿其所好僕
亦何取而敢輕冒失言之咎哉于里馳辭情非獲已
統惟照在為玉成之幸甚

上內閣高中玄翁

某念自得 告偷安草澤奉父母以終餘年在淺薄
倍萬足願矣詎意病夫復蒙 采錄 恩榮踰分感
激何當但其德薄緣淺福過災生二親之年既多其
衰益甚雖有兩弟幸藉尊庇皆將干祿遠違某若一
體外向倘門戶有不測之虞則二親屬之誰乎天理
人情行道共悉自惟身世安能若是熱玆因此冒罪
上千仍乞 賜告念既荷翁知己之恩僭復望翁設
身之愛一字一語咸出肺肝天地鬼神共所昭鑒萬
乞推恩遠及始終保全引領台階無任稽首祈懇之
至

寄傅虛巖年兄書

西湖分袂倏已三年歲月無情壯懷增感願言未遂
抱念何如頃來 朝政更新 賢彙起碩耆德宿望
如吾丈者猶蕭散水雲岑寂之鄉豈上清嘉客不屑
人間鍾鼎固自離世紛厭俗狀而甘心方外與造物
者遊邪懸羨弟自得告還山依親終老荷戴 國恩
沒齒莫既吳山台嶺停雲匪遐追憶平生夢思常往
偶值稚弟進去便附此稍申契闊言不盡情惟兄情
亮

谷趙玉泉撫公書

海濱左僻久乏便脩起居野人本分之常荷翁原亮
亦久頃者豚子妄自京遣人回欲携家累仰干憲符
且知得請佑既答其輕率而又感翁重動方擬陳辭
謝申忽拜使書遠脫故情千里賤父子露被惟均追
念何堪感不勝愧某自歸數載幸逢海甸又寧耕鑿
自遂惠澤所及咸藉微猷昨者秋潦異常自開郡以
來未覩僅幸一賢郡守清約簡靜加意為民而復以
憂去土運如此民命可知願浙人有造兩遇翁巡方
開府并州故意必倍恒情即今與近滄公交承來日
與廟堂諸公晤語擇人任事倘辱片言及於敵土一
方萬姓辰夕戴簷豈惟賤父子區區私祝翔便蒼黃
不覺羅縷丰儀日遠送使惻惻馳神

上政府劄

仰承尊委勘處伊王節次奏詞迄今歲首分勘俱畢
即與撫按會審無異竊照王府具奏再三率多浮辨
蓋以前次奏勘本府各項違碍事情追咎司府衛縣
攻蒞陰私遂圖報復昨據委官逐一質成曲直較著
上則

朝廷懿親難於反坐下則地方公論不敢加誣不得
已姑就前勘題叅王府事內求其情有未妥及例所
未合者量為處分更定一併議擬 上請此固為王
求解亦為諸司求直再照王府素履惟知勢利不恤

民情諸司平日直為軍民不存。國體是拂百姓以從一己之欲。王固有之而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有司亦不免為。即今兩情既睽。遇事相厄。若復存留見任。終將措舉不已。不惟無以釋親王之忿。抑恐非所以安有司之身。僭為酌叅。或降或調。凡此咸質之撫按。采之委官。諸司固所甘心。而王府亦無異議。伏乞俯賜裁定。以便覆議。

復吳悟齋給諫書

念別多年。無因披寫。是雖路岐脩阻。亦田里病夫。懶慢成癖。遂與交游萬事。慵耳慙。負慙謝。更復云何。頃

觀

先皇遺詔中有悔過嘉猷。錄諸舊德。喜公宿望。久淹。宜即為蒼生勸駕。畜極而亨。天道恒爾。然拂鬱困窮。為大任之地。在人事可盡。誣我懋重。懋重夜自邑迎。詔歸未及。遣人問行李。願屢使書。涉遠言別。披緘三。復倍覺厚顏。僕自得告入山。幸存喘息。二親亦以遊子歸來。老懷稍安。念茲荷吾。

君吾師。洪造倍於祿位。此生此念。惟御德始終。更無分外。他冀美區區情緒。恃天地鬼神共所鑒。而信之承諭。及敢私布之。不覺羅縷條荅。未既已。自厭其

煩言惟公亮之恕之

再簡

昨承使書涉遠言別故人通顯猶眷戀于衰遲盛德可知矣感謝感謝部檄如至榮行似不可緩

先皇帝敬 天勤民美意恒存宵旰祗緣意屬稍偏竟使功不遂志吾黨罪過可盡歸于 上邪所幸

今上踐祚已富春秋 朝政更新多出 睿算明作之際所謂匡救彌縫者在諸公固宜效忠在

聖躬亦宜盡孝公行當盛世宜得昌言斟酌舉止切須慎重勿傷過激是祝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虎豹

之變其文炳蔚不亦宜乎祖道無由專馳小僕代問行李管窺蠡測恃有道僭附云：駕足嘶風徒增俗哂

奉復存翁書

某頃不知量冒罪陳乞仰藉台慈復承

申命是雖未遂身圖然荷尊師造就厚德誠與國恩等矣捧誦尊諭兼覩部檄不任悚惶謹即束裝戒期辭親就道不敢復有他說公差還便僭附申覆伏乞台慈俯垂鑒亮

寄年培萱叔丈書

去秋弱息歸客思糾紛陳辭不及仰希長者推心見
原除夕前日僕人至邳攢辱瑤函來自臘朔披誦三
復知翁肝膈相視道誼相孚某奔走四方三十年未
所得交游音耗奚翅千百槩以路人之情循市道之
合求其休戚與同骨肉一致如翁於我者能幾某非
木石容不知感以承徽音邸中遇二三知契語及心
曲即出翁書與之一過固不嘖嘖稱翁為古人辭指
且以居視其所親謬及不才借光實倍荷愛非輕第
以先賢孝子陳公見况所愧儼非其倫令人顏厚不
任耳值奴輩還家謹此附申感念千萬來書鄭重敬
置奚囊不敢失也比諭尊候綏吉為喜某竊祿仗茫
今月十八日當報滿之期擬乘春和赴京完事仰希
國恩以榮菽水過此無復有他惟以止足無漏為證
法百尺竿頭進步地也奉袂有期諸不縷

附錄年培萱書

頻年間闕千里遐思恨無羽翰可以飛遙金陵也
翁位望之隆政績之著歎慕當何如哉每欲脩書
以致問安之敬恒恐上塵清目自沮昔者願辱室
緘雅耽拜領益增慚報會晤未期近於
孝宗朝闕陳公茂烈乞歸終養疏大可人意且知閣

下亦有是心

上允所請昔也移孝為忠今也移忠為孝閣下其全人乎某之承顏接辭將有日矣交道久喪諛言日甚故愚敢為閣下忠臣也幸勿以狂言見詆

又荅

溽暑中向缺脩展為愧養列甥來損辱手教無示華帙念自受室忝翁忘年之雅距今垂四十載長者古心古行稔已親炙而古調古風今始一觀全具為喜且願不啻口出夫行成而不忘切磋年至而尚存謙抑儼之古昔雖衛武九十抑戒何以異此欽重欽重

某雖淺薄不足以承尚容勉竭管窺卒業另報間中每檢諸姻長手教霞翁青簡尚新其儂形不可復覩旦夕念至不任盡傷今三復來音又悵然投筆矣

又

契闊二年抱念何異千里承示佳牋辱委校訂某愧非其任欲還納者幾為念半世交游姻部中道誼之愛文字之雅惟翁與霞翁二老尔今所為報知己者論文之外更復何勞敬承來命僭以管見是否其間不識一、如尊意否今世所謂論文率以效嘖語輒以古作詩之其虛且泛者等諸滑稽逸然不涉於事

情姑勿論即有稍似亦不越優孟抵掌作叔敖識者
可信為真叔敖否實功實學實景實意文以載道道
不傳文賦能興乎佳結諸體皆抒肺腑間真蘊不拘
拘踵故蹠而事與情咸備足自成家與霞老並傳無
疑謹以原什反求是正倘有一字仰符大方則某雖
老矣求益尚有門途幸不惜嗣音再及

燕石集外集

諭祭文

維隆慶五年 月 日

皇帝遣官某

諭祭南京兵部尚書趙大佑曰惟爾性資端雅才識
通明擢秀甲科筮官都節載遷柱史風采振揚迨
佐棘卿庶獄明允三晉秩于臺憲所至彰方正之
聲荐執法于刑曹屢試有廉平之譽人方期許以
大受爾乃懇疏以言歸暨予嗣位之初博簡
先朝之彥起自留鑰需次台衡何庭闈之念長殷而

林壑之情愈篤優閒未幾訃報忽聞嗟一老之不
遺慨九原之難作爰頒卹典用賁幽扃爾靈有知
尚其歆服

下祭文

曰惟爾敷歷中外為國正卿茲焉考終倏臨窀穸
瞻言徃勛良軫朕懷爰命有司載頒諭祭爾靈如
在克慰幽扃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狀

今上登極之元年丁卯

詔起太平趙公為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

務公以父母竝年八十懇辭願終養再請乃得

俞允踰年公以疾卒于家士林莫不嗟悼厥嗣右軍
都督府都事成安以聞

天子惜焉諭賜祭塋如故事既都事奔訃還家紆道
謁余南都稽顙拜泣哀容淒楚謂歸圖襄事將丐
銘于史氏以垂不朽知公深宜莫如余以狀為托
余之奉公顏色也蓋自丙辰之秋時公為中丞余為
給事也公每默鑒余所與余語獨古今人卓行竒
偉事尤稱述吾台先輩如謝文肅黃文毅林恭肅
王東瀛侍郎諸公蓋若示以效法者余亦私識之

謂公知我既余下

詔獄罪且不測官校偵邏其所素厚之人亦禍且不測公潛餉遺獄中數遣存問余家人而資送之嗚呼公之義余也如此故余聞公之薨東向而哭之既為文而祭之嗚呼是烏足以致余私耶乃為之次其實履如左公諱大佑字世胤台之太平人也先族出蛟井遷洪洋宋寶慶中名處良者起家進士守藤州其後徙關嶼曰德明德明四傳曰維石維石生懋懋生堅堅生崇賢為廣德知州是為公之大父有善政崇祀名宦鄉賢祠中以公貴贈南

京刑部尚書崇賢生相為公父累封如公之官母王夫人以正德庚午六月十一日生公公生有奇質州守公取鍾愛之口授以五經大義輒解操觚即驚諸老生州守公喜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弱冠補邑弟子負蜚聲庠校間嘉靖甲午舉鄉試乙未連登進士授鳳陽府推官鳳陽故多訟牒公至懸斷若素習者以淑問著聲薦剡四騰擢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公既列內服益思效職表樹扶正糾邪風裁凜然時都御史浚川王公廷相正色立朝少許可獨器重公嘉靖己亥清戎江右未蒞事

召還巡按貴州貴州漢夷雜居稀難治公下車剔弊
登臺擊奸劾貪大著威稜維時宣慰使安萬銓稔
惡梗化為地方患有司屢逮不出公視事南浹旬
先聲聳眼萬氏束身來見公諭以大義明勅國
法羈縻逾月而後去指揮張仁李木者固其瓜牙
也公廉得其情械而殺之當有巡撫劉染指於安
與公異同乃嗾安為變而移文所司以為口實公
陰為之備而談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所司其毋閉城門吾何愛一身遣使直抵安所
按其反狀安氏懼不敢動解甲輸服公馳疏狀其

罪惡

詔下捕繫安氏暴橫遂戡貴陽人德公至今以為有
郭令公單騎見虜之風湖貴本接壤當斯時也酉
陽永順二叛苗交構勢甚猖獗不服招撫公申嚴
防守奏請合兵進剿遂劾撫臣陸圜上邀功養寇
啓亂之罪

廉堂采納卒用公議兩省以寧在貴陽一年有興學
校以崇文教設哨堡以振武功查糧差以絕侵漁
革公費以杜騷擾先仁政以省刑罰徵課稅以備
邊儲均徭役以禁影射清主客以厚流民數事上

請永著為令先是浚川王公以誅誤落職公力陳
其才節可用且言明君之用才辟則大匠之用木
大匠不才朽而廢合抱之材明若不以一青而
遺濟世之器詞多婉牘王公卒復召士論躓之又
以政本在相國而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治亂消長
之幾於是首列時宰翟公奎不當徇私援引故尚
書王堯封周期雍費菜狀況侃侃千餘言中外危之
賴

先帝明聖疏內諸人咸相繼罷斥而趙御史名赫轂
下矣已差刷卷南畿峻事還

朝留侍中考九年滿陞南京大理寺丞癸丑陞大理
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丙辰本院副都御史
公居臺端執法桓桓務崇大體戊午遷刑部侍郎
方是時伊藩縱侈不道納賄權相嚴嵩朝議遣公
往問而嚴為之主維於上欲輕貸之授公以意旨
公退而嘆曰奉勅推勘而不以實聞置國法於何
地吾不敢負

朝廷而惟權奸是媚遂上疏極論王惡其略曰伊王
本以親居藩服嗣承中土之封允宜世篤忠貞永
法東平之善却信堪輿之妄損萌圖大之心駕言

葺修擅行展拓城連百雉俄驚府第之崢嶸門創
三重敢擬天庭之峻偉蹈春秋無將之戒昧藩輔
謹守之規蒙

聖恩未即譴懲奉

明旨特加查勘尤宜感 乾坤高厚之德意遵日星
炳燿之綸音引咎責躬摠誠俟命却又聽撥置而
再三浮辯肆摭拾以掩飾前愆不俟

聖裁屢干 天聰既非臣子恪恭之義又違

祖宗訓典之嚴宜服重誅以懲不恪既入深忤當國
者於是有所詔覆議而王竟從未減矣辛酉陞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公端範植軌爲諸司表率一如

居內臺時羣屬畏服明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南中
訟獄煩煩執事者最苦之公故理律精覈又敷歷
多在法紀之司至是益明慎公恕兢業自持有齊
庶人者怙勢兇殘自殺其家僮抵誣儒生陸某富
室子也法曹多引嫌畏勢莫敢誰何公毅然不平
竟辯其誣出之而齊庶人者遂坐法安置焉留都
五城原設兵馬官小事叢近民易靈徃徃多以賦
敗者公劾罷其尤不職者胡元弼仍請定爲終歲
考察之法以飭有位巨璫黃錦至寵近侍也以門

下閤馬廣論死南曹從公丐一言以幸脫比至任
同事有以廣來言者公曰豈可以大需釋當誅之
人廣遂刑又有冤獄逮繫凡數年相連坐死者無
筭官更歲易坐是莫洗公嘆曰人命至重王法至
公以法官知人之冤而忍弗為之白可乎遂奏釋
之其他可以情原理宥者惻然有哀矜之心事多
平反南中人至今稱執法不寬者則一口以為趙
尚書云公自筮仕凡三十年歷十餘任而為大司
寇至乙丑歲歷二品俸滿考績祖父皆進尚書祖
母暨母皆夫人均榮竝茂凡人情所為祖父華者

而公皆得之於是勃然起曰國恩欲報無窮祖
老就養有限昔人謂盡節日長吾不可以復留矣
還次德州勒䟽稱病乞骸銓部惜材請暫休理已
行部使者復以境內人才薦皆不起居無何值
今上嗣位詔求遺逸臺諫交章論薦起公公兩䟽辭
曰臣草茅賤品遭際

聖朝進叨作養之恩退沐生成之德祗緣攝生寡要
遂致夙疾久嬰墳埃未酬深慙自棄詎意痼疾委
頓之軀復蒙

聖主求舊之及但臣家有父母並年八十餘歲棗榆

風燭喜懼關心病子衰親相依為命若一旦扶疾
遠離則情事甚苦而甚難又非敢專為身計矣疏
上中外咸歎慕喟羨以為難能乃冢宰楊公博念
公懇情權其重者請

賜終養以勵士風蓋特恩也家居五年足跡未嘗
一至城府晨夕必在二親之側凡平生所歷處所
行事及所見聞之善人美談嘗不絕口欲親傾聽
以為定省之娛飲食必躬閱視其寒暑衣服調攝
唯謹每遇節序二老端坐堂上公率諸子弟羅列
階下問安上壽人之視之熙然如登春臺海內無

兩矣又公年資方茂本有濟世之志而才又足以
赴之如安萬銓一事不煩寸楮而坐銷其變為
國家揚威萬里之外竒哉惟以重違二人屢疏告休
廼今先其二人以往也余聞之公赴起之日二尊
人送之河西將別執手涕千行下公哭仆地不能
興既而

詔至許公致政以全公孝乃公與二尊人歡若再見
又歸而就養者二年斯國家之所為厚公也公
可以慰矣公以今年己巳春正月四日卒于正寢
享年五十有九配牟氏有淑德先公卒封夫人子

男四人成安即都事君成孚舉人成忠縣學生成
愈恩貢生女一適太學王漑孫志行縣學生志伊
志周志徵志道志孟志升女孫三曾孫師立公忠
孝本于天性而友愛尤篤視其弟大倫大信怡怡
如也卒教成之皆為舉人接宗族鄉黨極有恩義
馭僮僕嚴而有恩厚以待人而薄於自奉創大宗
小宗祠堂以敬祖合族訓飭子孫動必由禮常曰
門第高可惧不可恃惓惓以成立之難履墜之易
為戒性嗜讀書雖存仕途旁午中手不釋卷又善
作大字有晉人風骨所著有燕石集及諸疏稿可

考見云性剛直耿介外若和易而實不可干以私
樂善好義人有一事之得有一言之雅亦必在所
取而尊鄉一念尤為切至林恭肅故未有謚也由
公請乃得之天台廷評夏公鏃者以文名而有奇
節歿後子孫貧無以為生公賑恤之且梓其文集
以行于世王東瀛侍郎啓者歿已四十餘矣公歷
歷追數其平生大節若見焉今余特疏王公應得
贈典大都所聞于公者多也來辱公惠難之義茲
方幸再侍同朝以竊緒論柰何都事君遽以狀來
辱也嗚呼來之受交於公也於情為深而與公同

事之日淺公之偉節微行即余不能詳然而學士大夫每論當今人可以肩大任重者必推轂公朝廷屢下

明詔求公冀公再用若不能一日舍焉則所以知全而傳誌者有太史氏在余特具其略如此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同郡吳時來撰

明故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大佑字世胤號方厓台之太平人舉嘉靖乙未進士為鳳陽推官

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刑部尚書歲乙丑以留都之績上

世宗皇帝若曰茲予能持法任職之臣也進公階資

德大夫勲正治正卿贈祖廣德知州崇賢封父相
如其官祖妣妣 皆夫人明日公謝

恩闕下退謂予曰某親老矣願得致其事歸奉一日
之養予再三慰留之公亦再三言淚泫泫與聲俱
下行至德州遂疏以乞得

予告後三年戊辰

今皇帝用臺諫薦悉召起賢士大夫

詔徵公復為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于時諸縉紳相與私議公之出處或曰公
大臣當以

國家為重其必來或曰公素孝孺以親老去今親加
老其必不來已而公再疏乞終養辭之者曰公志
堅不可回且公未衰其為國家用固有日如姑聽
之以訓世之為子者於風化庶有益乎吏部謂然
擬如公請

詔從之蓋群情於公深有冀於將來故聽其歸如此
而公以踰年己巳正月四日遽得疾卒於是論者
咸歎訝於事之不可知與

國家之不幸不獲究公之用然又必曰公於事親其
可謂無憾也已公為人能介然自守而濟以明敏

博大其始爲推官則有聲爲御史按貴州宣慰安
萬銓所爲多不法公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斃諸
獄將遂按銓巡撫劉其納銓賂使僞授甲而爲移
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釁以脅公公笑語人曰
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
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即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
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鄰也
公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剿之二省以寧
比還條上八事曰興學校設哨堡禁侵漁杜騷擾
省刑罰備邊儲均徭役厚流民

詔下貴州編諸令甲在臺中疏薦前都御史浚川王
公才節可用且曰明君用才譬則大匠之用木大
匠不以寸朽廢合抱之才明君不以一青遺濟世
之器

詔復以王公爲都御史已又論時宰不當私所好引
故尚書王堯封周期雍侍郎費察三人者相繼罷
黜爲侍郎奉

命勘伊庶人分宜屬公寬之公至則盡發庶人所爲
僭擬及事之與

祖訓違者分宜怒遂以明年出公掌南臺及分宜敗

而庶人始服法在南京刑部齊庶人殺其僕以誣
儒生陸某某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公獨
毅然出之効兵馬胡光弼褫其官因請
勅吏部歲一考察諸兵馬以儆貪者闡人馬廣坐法
當刑或以巨璫意丐公緩死公竟奏棄市有寃獄
逮繫數年公歎曰死重辟也法官固宜知其寃不
為白乎遂以疑讞其在告晨夕侍親側竟四年足
迹不入城府暇輒讀書如儒生創大宗小宗祠數
調其族之貧者至節衣縮食不少斬鄉先正林恭
肅公歿若干年為請於朝

賜今謚天台夏公鍊以文行稱手校梓其集又卹其
孫故公勲業著於官行誼聞於鄉其子姓服習訓
教而興於學第大倫大信及子成孚踵相接領鄉
薦每言動必曰吾所見聞於父兄者蓋然為詩文
溫厚明暢合之得燕石集若干卷公先世自蛟井
徙洪洋宋寶慶中有處良者以進士守藤州其後
徙關嶼歷八世而始生公公生以正德庚午六月
十一日卒時年六十 配夫人牟氏有淑德先卒
子男四長成安右軍都督府都事次即成孚歛忠
縣學生次成愈恩貢生女一適太學生王漑孫志

行縣學生志伊志周志徵志道志孟志升女孫三
曾孫師立公卒之三月成妥以卹典請

詔贈

賜葬祭如故事其年 月 日成妥率諸弟啓牟夫
人馬屾之阡奉公合葬而以中丞悟齋吳君狀未
徵銘予昔督學于浙幸識公諸生中蓋嘗慰留公
又嘗與聞縉紳之議而其惜公則又倍焉者也乃
投淚而銘之其詞曰

維人大倫君臣父子孰於其間克欽厥止猗嗟趙
公惇是秉彝三十餘年德位俱躋曰

國有法吾以爲職奉法而行其敢弗力生之殺之惟
法是從死且不撓矧彼奸兇曰吾有身親之遺體
豈以寵祿易我甘旨巍巍六卿

朝廷所尊兩去不顧卒隕丘園進能爲忠退能爲孝
公身則亡公名有耀匪孝非子匪忠非臣刻銘幽
壙永訓後人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九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友
人少師兼太子大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致
仕徐階謹以香帛庶羞之儀致祭于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之靈曰昔在甲午予幸識公如彼芝蘭臭味實同三十餘年偕公祿仕相率以忠相規以義予忝秉鈞公為六卿方期協力光佐昇平公則為親投䟽而去于時悄悄孤立是懼逮于

新政召公不來南望海山嗟焉予懷其後未幾子謝朝列將來之望於公尤切天胡不吊奪國之良予氣尚存公壯遽亡上念

朝廷恨莫能贖老淚潸然朝呼夕哭東菑絮將水致此哀辭朔風寒雨助我淒其嗚呼悲夫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朔日乙巳戶部尚書馬森禮部尚書趙貞吉刑部尚書毛愷右侍郎曹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惟栢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靳學顏謹奠香束帛致奠于

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方厓趙年丈之靈曰惟靈才雄而敏莫邪干將氣溫而栗冬日秋陽節操堅定金石之剛文辭煥發雲漢之章筮仕以來垂四十紀貞白一心終如其始臺諫抗章回遁風靡廷

尉司平寃狴咸理留都秉憲振肅百僚權倖不避
漢室趙克繼陟司寇執法無撓惟明克允虞廷臯
陶綵衣興懷去志有浩屢疏乃俞輕車就道赤城
之南官嶼之表錦衣承權菟裘將老

皇帝臨御咨訪在廷求忠惟孝加璧以迎優以異數
晉拜夏卿堅卧不起

帝鑒其情幸年未衰庶幾秉軸胡天不仁奪之甚速
訃聞于朝

帝容有顧曰喪善入蒼生無祿森等幸同年藉矧曰
相知繫官朝署哭不望惟寓詞千里寫我哀思靈
其不昧昭假于斯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春三月乙巳朔越二十五日
己巳兵部尚書霍冀刑部尚書毛愷都察院左都
御史王廷吏部左侍郎王本固戶部右侍郎趙孔
昭兵部左侍郎曹邦輔大理寺右少卿黃正色右
侍丞王好問謹以香帛清醴致祭于

明故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
曰天台巍巍越海湯湯渾涵磅礴毓秀發祥挺生

尉司平寃狴咸理留都秉憲振肅百僚權倖不避
漢室趙克繼陟司寇執法無撓惟明克允虞廷臯
陶綵衣興懷去志有浩屢疏乃俞輕車就道赤城
之南官嶼之表錦衣承懽菟裘將老
皇帝臨御咨訪在廷求忠惟孝加璧以迎優以異數
晉拜夏卿堅卧不起

帝鑒其情幸年未衰庶幾秉軸胡天不仁奪之甚速
訃聞于朝

帝容有願曰喪善入蒼生無祿森等幸同年藉矧曰
相知繫官朝署哭不望惟寓詞千里寫我哀思靈
其不昧昭假于斯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春三月乙巳朔越二十五日
己巳兵部尚書霍冀刑部尚書毛愷都察院左都
御史王廷吏部左侍郎王本固戶部右侍郎趙孔
昭兵部左侍郎曹邦輔大理寺右少卿黃正色右
侍丞王好問謹以香帛清醴致祭于

明故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
曰天台巍巍越海湯湯渾涵磅礴毓秀發祥挺生

賢碩為邦之光金瑛賦美琬琰含章淵穆鴻表湛
黃波之汪濊敦龐俊業企韓斗以陵棄方其試理
中都而英猷蚤著及夫乘驄江甸而風紀丕揚籲
俊推賢式彈冠於北闕鋤強伸法乃攬轡於南荒
汚吏畏威而隼旗懸日土酋歛迹而緡斧飛霜晉
廷尉則庶獄惟允掌臺端則朝綱振馭

帝心簡在 寵命斯煌始列貳卿著刑章以弼教繼
登八座總機務以經邦績著 中朝資保釐乎畿
輔名傾海宇期翊贊乎巖廊迺懸情於親室遂辭
榮於 帝鄉急流勇退考澗深藏暨今

皇御極思登庸乎耆碩碩吾翁堅卧甘戲彩於高堂
羨厚德之食報履純嘏於無疆胤祚錦繩爭覩蘭
蓀之秀弟昆競爽復聯棣萼之芳望重東山適鶴
齡之甫艾光沉南極驚鵬賦之為硤嗚呼嶽降不
恒壯猷靡竟箕騎莫返懿範難忘廷等恟昊天之
弗吊慨哲人之云亡阻關山于軌紼徒心愴而涕
橫束蘋藻以致薦格英爽于冥茫景念崆嶼仰台
峯而竝峙悲懷浩蕩俯越水以俱長哀哉尚

饗

維

賢碩為邦之光金瑛賦美琬琰含章淵穆鴻衷湛
黃波之汪濊敷麗俊業企韓斗以陵棄方其試理
中都而英猷蚤著及夫乘驄江甸而風紀丕揚籲
俊推賢式彈冠於北闕鋤強伸法乃攬轡於南荒
污吏畏威而隼旟懸日土酋歛迹而緡斧飛霜晉
廷尉則庶獄惟允掌臺端則朝綱振馭

帝心簡在 寵命斯煌始列貳卿著刑章以弼教繼
登八座總機務以經邦績著 中朝資保釐乎畿
輔名傾海宇期翊贊乎巖廊迺懸情於親室遂辭
榮於 帝鄉急流勇退考澗深藏暨今

皇御極思登庸乎者碩碩吾翁堅卧甘戲彩於高堂
羨厚德之食報履純嘏於無疆胤祚錦繩爭覩蘭
蓀之秀弟昆競爽復聯棣萼之芳卑重東山適鶴
齡之甫艾光沉南極驚鵬賦之為殃嗚呼歲降不
恒壯猷靡竟箕騎莫返懿範難忘廷等恟昊天之
弗吊慨哲人之云亡阻關山于軌跡徒心愴而涕
橫束蘋藻以致薦格英爽于宜茫景念崆嶒仰台
峯而竝峙悲懷浩蕩俯越水以俱長哀哉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五月甲辰朔越十有二日乙
卯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兵部右侍郎吳百朋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吳時來光祿寺卿徐公遊尚寶司
卿孫鑰戶科給事中張應治禮部司務黃龍郎中
姚弘謨兵部郎中丁應璧查志隆貞外郎應存性
主事王錫命刑部郎中張志淑林廷顯鍾繼元曹
子登顧褒主事陳師江圻胡維新工部郎中史詡
大理寺左寺正金昭評事潘良書應天府通判陳
治安等謹以牲帛之儀致祭于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曰霞標環麗澄

水鍾靈乃眷名世爰誕赤城韞奇抱粹秉正衷誠
爰邈筮任以暨宦成敷猷紆蘊異軌同聲盤錯別
利純鈎發劔郡理臺憲日霽風行錚錚鐵面不負澄
清乃陟卿寺乃晉中丞式是槐棘無媿鼎鑄天子
曰都汝勤汝貞惟茲邦禁汝掌留京三臺識履八
座垂纓若錦在虞教弼謨弘國是方毗公志靡寧
白雲佇望丹陛疏情勇退急流僉詫朝珩公曰不
然吾親在庭維忠維孝我心斯盟不以三公而滯
歸旌芝蘭培秀花萼吐菁陳綺獻壽臨彩奉觴園
開日涉座滿雲朋誰能完璧竊北散金如彼東山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五月甲辰朔越十有二日乙
卯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兵部右侍郎吳百朋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吳時來光祿寺卿徐公遴尚寶司
卿孫鑰戶科給事中張應治禮部司務黃龍郎中
姚弘謨兵部郎中丁應璧查志隆貞外郎應存性
主事王錫命刑部郎中張志淑林廷顯鍾繼元曹
子登顧袞主事陳師江圻胡維新工部郎中史訓
大理寺左寺正金昭評事潘良普應天府通判陳
治安等謹以牲帛之儀致祭于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曰霞標環巖澄

水鍾靈乃眷名世爰誕赤城韞奇抱粹秉正衷誠
爰邈筮仕以暨宦成敷猷紆蘊異軌同聲盤錯別
利純鈎發劔郡理臺憲日霽風行錚錚鐵面不負澄
清乃陟卿寺乃晉中丞式是槐棘無媿鼎鑄天子
曰都汝勤汝貞惟茲邦禁汝掌留京三臺識履八
座垂纓若錦在虞教弼謨弘國是方毗公志靡寧
白雲佇望丹陛疏情勇退急流僉詫朝珩公曰不
然吾親在庭維忠維孝我心斯盟不以三公而滯
歸旌芝蘭培秀花萼吐菁陳綺獻壽聯彩奉觴園
開日涉座滿雲朋誰能完璧竊北散金如彼東山

身退望闕

龍飛求舊蒲輪載迎公志先定天鑒厥晶暫俾優游
尚賴典刑民思止渴士望賜莖或歌歸衮或注調
羹庶幾羽儀復覩蒼生曾是隙駒溢焉遊鯨嗚呼
矣哉世寔資公如冠紘朱系方舉足正朝簪公今
已矣如柱莫擎悵悵何從目眩頽頽載念公德温
然玉瑩必陳天宮為瓊為瑛載誦公文朗然金鏗
颯風洋洋為威為赫載想公神沛然河傳將遊太
虛為霓為霆載擬公慶郁然香馨連芳克肖為衿
為禎五福咸具群祉用并是曰宗工是曰國領人

誰不死而喪碩英民譽何往帝歌孰賡

九重塵念殊數遠冥寵迴鶴馭光被麟瑩公復何憾
生死袞榮縉紳獨步字雷完名植等雲衢附翼桑
梓聯情或承几杖均屬忼懽停雲色變臨風涕橫
羞匏千里寄奠一觥淚傾神往慟豈私惻嗚呼哀
哉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五月戊辰朔越七日辛亥致
仕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績溪胡松謹以柔毛

剛鬣庶饒之莫致祭于

元輔方厓公趙老先生之靈曰昔公我冠儼然粹下
震肅樞豪爭避驄馬按部貴陽蘭雪風灑余始相
遭襟披意寫爰匪昵私契于施舍公遷廷尉鞠讞
詳明聽于棘木爰告其成人皆不究天下稱平烏
巢獄戶足驗時清釋之定國異代同聲唯我與公
契濶已久停雲之思彼此代有乃遣濟寧歡呼握
手何悟斯晨天假良偶載笑載言情浹尊酒公總
南憲箝筆繩違督察萬里石室增輝旋登司寇勲
業益巍淑問之臣作配士師中外屬望輔臻治熙

唯公純孝天性篤至有懷二人纓鞞靡繫軒冕雖
榮彩衣可貴

今上召公爰搜檢父脩然卷懷冥鴻容裔予時掛冠
寄跡江湖公能不棄饋問勒渠予亦遣子時申起
居公意益彌始終弗渝斷金之誼可媿薄夫云胡
須臾不疾而逝詎天石公騎箕馭氣哲人存亡所
關不細羣鳥悲鳴繞匝庭砌木稼山頽古亦有是
歲在龍蛇賢人是悲公之云忘乃屆斯時滌汜未
迫壑舟遽移道長數促聞者涕洟劔埋光吐蘭稿
芬滋唯公祥刑天鑒厥德高門是俟曾不爽忒鳳

剛鬣庶饒之莫致祭于

元輔方厓公趙老先生之靈曰昔公我冠儼然下
震肅權豪爭避驄馬按部貴陽蘭雪風灑余始相
遭襟披意寓爰匪昵私契于施舍公遷廷尉鞠讞
詳明聽于棘木爰告其成人皆不究天下稱平烏
巢獄戶足驗時清釋之定國異代同聲唯我與公
契濶已久停雲之思彼此代有乃遘濟寧歡呼握
手何悟斯晨天假良偶載笑載言情淡尊酒公總
南憲箝筆繩違督察萬里石室增輝旋登司寇勛
業益巍淑問之臣作配士師中外屬望輔臻治熙

唯公純孝天性篤至有懷二人纓鞞靡繫軒冕雖
榮彩衣可貴

今上召公爰搜俊傑脩然卷懷冥鴻容裔予時掛冠
寄跡江湖公能不棄饋問勒渠予亦遣子時申起
居公意益彌始終弗渝斷金之誼可媿薄夫云胡
湏臾不疾而逝詎天石公騎箕馭氣哲人存亡所
關不細羣鳥悲鳴繞匝庭砌木稼山頽古亦有是
歲在龍蛇賢人是悲公之云忘乃屆斯時濛汜未
迫壑舟遽移道長數促聞者涕洟劔埋光吐蘭稿
芬滋唯公祥刑天鑒厥德高門是俟曾不爽忒鳳

毛攬輝鴻鴈矯翮里旆鳴珂門列戈戟公其奚憾
流慶烏奕所嗟我公世不數生國之著蔡士之典
刑溘焉奄化霖雨空情邦亡其寶人喪其程百身
可贖起子九京悲風西來傳公弗永始駭中疑已
而悲哽白馬素車弗克所騁啣詞叙心布此耿耿
聊寓一哀有涕如縷吳澤波寒越猿夜哀黃落淒
其丹旄徘徊返魂無丹腸裂心摧東望帶天雲霧
宵壘中有光芒其公也哉尚

饗

隆慶己巳八月既望年生陳堯聞

南京刑部尚書方厓趙公之訃謹以辦香束帛為文
而寓祭之曰於戲公遽止于斯乎公以宏才大度
雅望清名遭逢盛時歷踐華要而至陪都大司寇
亦一時偉人矣乃遽止于斯乎往公考績北上余
見之汶泗之間公向余倩書人曰親老欲疏請歸
養余曰此堯之事也公豈宜為未幾聞公南歸屢
薦不起二老人在堂得具滫瀡朝夕為養樂可知
矣乃人命飛霜溘焉長逝謂之何哉公有兩弟一
子俱領鄉薦其季子亦膺恩貢之選而伯子則以
蔭補官皆以文學器業不忝其家風可謂盛矣第

二老人者依依暮景若有遺恨公在位時術者私語人曰減爵則增壽使其言然公即退伏林壑以終其親亦且甘心惜乎言之不足信也雖然公有子弟以代養又何憾乎余與公同年而才地出公下亦得請告養母聞公之歿遠不能赴一觴告奠以寓其哀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戊辰朔越七日辛亥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吳時來謹以香奠牲醴差官伍文霄致祭于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方翁趙老先生之靈

曰嗚呼台嶽鍾英鳳宕擅竒代有哲人為

國龜著茲惟趙公尤為間世早歲登庸志存開濟推理中都名實以孚徵拜柱史益茂令圖清戎江右耗斲是糾不急以苛乃佐民牖載按貴陽嘉猷用張首鋤梗化法震邊疆鐵面獨立忠厚正直昌言入告奸諛凜栗廷尉兩京天下稱平中丞正色百度以貞晉貳司寇惟刑之恤克允克明桎梏用說出總南憲秋卿乃來止暴格奸

帝命欽哉耳目股肱汝其克舉碩膚維人維國之紀
白雲悠悠屢疏乞休豈曰高卧孝養是道晦跡韜
光道乃益昌中外想望薦者交章當宁倚席
優詔頻下公拜稽首不遑俟駕且行且懇臣有血誠
敢曰忘國夙夜二人

天子曰俞其勸以孝公曰休哉恩同再造有昊不吊
一疾其膺后嗣奚觀奪茲典刑嗚呼我公心在

王室望係蒼生志雖已酬猶阻大行茲值

熙明方隆治道將簡機衡登民于覺胡不少待遽焉
言歸天屯其膏民也何如嗚呼曰忠曰孝人事誰

薰公值其定道克兩全難兄難弟光前裕後家庭
之慶人世希有來也罔知公實相之既授于艱公
恤其私明德余懷况也惠好公其棄余厥德曷報
謹拜陳詞以致吾私有淚如江公知不知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右
軍都督府經歷通家晚生廬陵毛棟謹以瓣香束
帛致奠于

明故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方厓翁趙老先生老大人

帝命欽哉耳目股肱汝其克舉碩膚維人維國之紀
白雲悠悠屢疏乞休豈曰高卧孝養是道晦跡韜
光道乃益昌中外想望薦者交章當宁倚席
優詔頻下公拜稽首不遑俟駕且行且懇臣有血誠
敢曰忘國夙夜二人

天子曰俞其勸以孝公曰休哉恩同再造有昊不吊
一疾其膺后嗣奚觀奪茲典刑嗚呼我公心在
王室望係蒼生志雖已酬猶阻大行茲值

熙明方隆治道將簡機衡登民于覺胡不少待遽焉
言歸天屯其膏民也何如嗚呼曰忠曰孝人事誰

蕙公值其定道克兩全難兄難弟光前裕後家庭
之慶人世希有來也罔知公實相之既授于艱公
恤其私明德余懷况也惠好公其棄余厥德曷報
謹拜陳詞以致吾私有淚如江公知不知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右
軍都督府經歷通家晚生廬陵毛棟謹以瓣香束
帛致奠于

明故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方厓翁趙老先生老大人

之靈曰嗚呼公生于世六十年出而仕也二十有
八載起家名進士時以國士期遠到筮仕推官鳳
陽即以平政收雅望由臺中擢理丞理卿自中丞
陟司寇用馬民有慈君國有老臣士有觀法學有
宗傳善人有所恃而勇於進德雖身沒而不掩公
之薦林恭肅公之疏其槩也不善人有所畏而難
以遂非雖至貴而必加公之勤伊庶人之疏其著
也若夫累退以風濂求孝以昭忠此則公生平之
大節而海內之所企仰而不可遂者

聖天子御極方思者舊圖治而臺省交章首舉于公
士大夫翹仰公之移孝為忠以副

聖朝側席之求而公遂止於斯耶嗚呼哀哉棟非為
一人之私痛也今慈君老臣其願已觀法師傳其
萎已為善者何所責報而小人寧不沛然自慰乎
昔公司理鳳陽先子得熟耳公之善政而先子之
言尤見信於太宰臺長當時松臯浚川許王二公
兩名臣聞公之賢首疏于朝

先皇知公由二公始也卒公有以副二公之望而佐
聖朝為名卿後之太史當傳三公於揖遜間也棟側
通家之末其出也晚不獲瞻對公之德容戊辰叨

之靈曰嗚呼公生于世六十年出而仕也二十有八載起家名進士時以國士期遠到筮仕推官鳳陽即以平政收雅望由臺中擢理丞理卿自中丞陟司寇司馬民有慈君國有老臣士有觀法學有宗傳善人有所恃而勇於進德雖身沒而不掩公之薦林恭肅公之疏其槩也不善人有所畏而難以遂非雖至貴而必加公之勘伊庶人之疏其著也若夫累退以風濂求孝以昭忠此則公生平之大節而海內之所企仰而不可遂者

聖天子御極方思者舊圖治而臺省交章首舉于公士大夫翹仰公之移孝為忠以副

聖朝側席之求而公遂止於斯耶嗚呼哀哉棟非為一人之私痛也今慈君老臣其願已觀法師傳其萎已為善者何所責報而小人寧不沛然自慰乎昔公司理鳳陽先子得熟耳公之善政而先子之言尤見信於太宰臺長當時松臯浚川許王二公兩名臣聞公之賢首疏于朝

先皇知公由二公始也卒公有以副二公之望而佐聖朝為名卿後之太史當傳三公於揖遜間也棟側通家之末其出也晚不獲瞻對公之德容戊辰叨

官右軍得與公之伯子朝夕同事雖未得親執門
墻而得私淑於象賢亦既幸矣嘗以廳壁記文借
重於公棟得附名于門下士之末則自先子荆識
於公者于茲垂三十年棟為通家子願見之心為
少遂矣忍聞公訃誼當匍匐而職羈弗遂神奔跡
阻緘詞千里用訴一哀尚

饗

維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六月丁酉朔越十六日壬子
前南京太常寺少卿年生許穀謹以束帛辨香之

儀敬寄奠于

大司馬方厓翁趙老先生之靈曰赫赫上卿標奇挺
秀學貫古今氣橫宇宙早登甲第出理濠梁聽斷
精敏操履剛方召入北門升朝珥筆指佞觸邪豪
貴股栗出按列省攬轡乘輶風裁孔赫貪黷潛消
晉佐棘林鞠獄明審窮詰無苛平反克允內臺獨
坐慎簡端貞公也承

命遂佐中丞紫綬入班絳綳清路正色危言百寮遵
度都分南北綱紀則同

帝念根本俾游鎬豐公來南臺祛邪執法豈謂優閒

遂忘殫壓游登八座爰典秋曹仁如定國明竝臯
陶完慝剪除猖狂禁錮京師肅清幾致刑措言念
具慶各在耄年于時奏績倏爾乞閒

帝曰孝哉暫許歸侍再起本兵不忍離去金犀侍側
雙白在堂三公易得寸草難忘仲季掄魁哲孫同
捷家慶無窮公懷允愜天恩全盛神厭高明胡然
邁察一夕上升東山不起北斗無光 當宁悼痛

蒼生徬徨嗚呼哀哉穀也譟庸忝陪春榜倚玉增
輝斷金不奕頃游白下屢訪柴荆鳳臺竝眺鷲嶺
偕登今雨不常曉星易散甫接音書忽承凶變凡
在士類誰不喞噦矧余厚密何如慘悽天台阻修
赤城遼隔埋玉有期緇謳未得陳詞東幣薄寄奠
私英靈炳若鑒此哀思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八月壬寅十有五日丙辰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淞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谷中虛謹以劄鬣柔毛庶羞醴帛之儀致祭
于

南京大司馬方厓趙公老先生之靈曰惟茲越國文

遂忘殫壓游登八座爰典秋曹仁如定國明竝臯
陶完慝剪除猖狂禁錮京師肅清幾致刑措言念
具慶各在耄年于時奏績倏爾乞閒

帝曰孝哉暫許歸侍再起本兵不忍離去金犀侍側
雙白在堂三公易得寸草難忘仲季掄魁哲孫同
捷家慶無窮公懷允愜天恩全盛神厭高明胡然
遘瘵一夕上升東山不起北斗無光 當宁悼痛
蒼生徬徨嗚呼哀哉穀也譟庸忝陪春榜倚玉增
輝斷金不奕頃游白下屢訪柴荆鳳臺竝眺鷲嶺
偕登今雨不常曉星易散甫接音書忽承凶變凡

在士類誰不嗷噫矧余厚密何如慘悽天台阻修
赤城遼隔埋玉有期緋詎未得陳詞束幣薄寄奠
私英靈炳若鑒此哀思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八月壬寅十有五日丙辰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谷中虛謹以劄鬣柔毛庶羞醴帛之儀致祭
于

南京大司馬方厓趙公老先生之靈曰惟茲越國文

學淵藪名臣輩出先後垂休台山挺秀滄海流形
 公生其間萃厥英靈蜚聲藝苑綵詞林聯登甲
 第維國之琛始為濠理能聲頓起薦者交章入為
 御史觀風清伍風裁獨持棘寺臺端相次擢居堂
 憲于南肅度貞紀百察以憚庶政以舉進大司寇
 聞命偃僕讞獄平反庭無冤囚夙夜在公白雲在
 望有懷二人爰乞終養得請東還屏居萬山躬奉
 甘旨戲綵承懽椿萱偕茂棣萼聯芳訓子迪孫榮
 祿相忘

聖皇嗣位起用舊臣南畿機務俾公是營八座之貴
 矧曰兵權入之所覲公獨弗然抗疏力辭烏情未
 遂

帝曰俞哉公心喜慰允矣孝養三公不易高堂無恙
 乃身邁疾泰山其頽梁木其摧蒼生失望士罔依
 歸

帝心哀悼用申舊典 賜祭營葬恩垂緜遠嗚呼忠
 孝兩全人道之成始終相保臣道之榮台山鬱鬱
 于茲有光地靈人傑古越流芳虛也承之來撫于
 浙軍務旁午未遑暫輟臨風寄奠此陳詞公其
 有知來鑒余私嗚呼尚

學淵藪名臣輩出先後垂休台山挺秀滄海流形
公生其間萃厥英靈蜚聲藝苑絢綵詞林聯登甲
第維國之琛始為濠理能聲頓起薦者交章入為
御史觀風清伍風裁獨持棘寺臺端相次擢居堂
憲于南肅度貞紀百察以憚庶政以舉進大司寇
聞命偃僕讞獄平反庭無冤囚夙夜在公白雲在
望有懷二人爰乞終養得請東還屏居萬山躬奉
甘旨戲綵承懽椿萱偕茂棣萼聯芳訓子迪孫榮
祿相忘

聖皇嗣位起用舊臣南畿機務俾公是營八座之貴
矧曰兵權人之所覬公獨弗然抗疏力辭烏情未
遂

帝曰俞哉公心喜慰允矣孝養三公不易高堂無恙
乃身邁疾泰山其頽梁木其摧蒼生失望士罔依
歸

帝心哀悼用申舊典 賜祭營葬恩垂繇遠嗚呼忠
孝兩全人道之成始終相保臣道之榮台山鬱鬱
于茲有光地靈人傑古越流芳虛也承之來撫于
浙軍務旁午未遑暫輟臨風寄奠跽此陳詞公其
有知來鑒余私嗚呼尚

饗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六月己酉朔越日浙
江等處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年生郭朝賓謹以牲
醴香帛庶羞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年兄
之靈曰惟明公之齋懿兮體乾健之貞純萃蓬瀛
之景會兮燿赤城之精英鴻烈昭于盛世兮赫上
帝之薦靈匪邁德其疇克兮寔弘禋彼烝烝我
肅皇之仁覆兮化濡涵其累洽邁青羊之際遇兮咸

懷琛而獻穀爰遄舉以軼類兮膺妙簡於邃闥豈
孱愚之可埒兮幸同升於驥末仰瑞鷲之孤鶩兮
凌蒼瀨而閱圖燦文明於八表兮羌羽儀乎

帝都懋忠勤於歷試兮宜晉寵之優殊惟夫君之睿
明兮開列棘之紆謨厓

帝秉之南顧兮拍留都以遙矚軫本兵之樞要兮乃
機權之是屬朝電轡於燕朔兮夕春熙乎南陸撫
畿甸逮隅谷兮罔弗恬然而鎮肅著勛華於鼎鼎
兮霈甘澍於蒿萊計聲實之弗泯兮賦松菊以歸
來樂島嶼而方羊兮冀祿祉其無涯胡期熙之未

竟予梁木仆而生哀嗚呼哀哉風浙瀝以飄旌兮
雲黯黯其悲駛瞻方壺與溟渤兮慨咽流而摧峙
雖哲人之邈漠兮泐遺型於百祀奠椒漿以寄淚
兮望精誠於海濤嗚呼哀哉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二月乙亥朔越十有六日庚

寅

欽差整飭台州兵備兼分巡寧紹台道浙江等處提
刑按察司僉事宋繼先謹以剛鬣柔毛致奠于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方厓趙老先生之靈曰茫
茫大化漠矣難窺屈伸通復代別迥殊謂理則爾
謂數莫違此固天地之不能無晝夜寒暑而陰陽
之不能無消息盈虛也繼先觀風茲土景仰餘輝
龍門登陟慶荷瞻依民猷國計濡聞雅議度破韓
斗薰邇光儀念惟我公造物所私元和毓秀嶽瀆
鍾竒雍雍維令德肅肅貞姿賢科奮迹撫仕榮躋鵬
騫嘉會鴻漸身衢簡訟清刑明威競譽振綱肅紀
臺豸交推位秋卿而風霜日厲望白雲而劔鶴南
攜彩衣壽酒怵舞於偕老之第竹林金玉悅豫於

竟兮梁木仆而生哀嗚呼哀哉風浙瀝以飄旌兮
雲黯黯其悲駛瞻方壺與溟渤兮慨咽流而摧峙
雖哲人之邈漠兮泐遺型於百祀奠椒漿以寄淚
兮望精誠於海溼嗚呼哀哉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二月乙亥朔越十有六日庚
寅

欽差整飭台州兵備兼分巡寧紹台道浙江等處提
刑按察司僉事宋繼先謹以剛鬣柔毛致奠于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方厓趙老先生之靈曰茫
茫大化漠矣難窺屈伸通復代別迥殊謂理則爾
謂數莫違此固天地之不能無晝夜寒暑而陰陽
之不能無消息盈虛也繼先觀風茲土景仰餘輝
龍門登陟慶荷瞻依民猷國計濡聞雅議度陂韓
斗薰邇光儀念惟我公造物所私元和毓秀嶽瀆
鍾竒雍雍今德肅肅貞姿賢科奮迹聯仕榮躋鵬
鸞嘉會鴻漸身衢簡訟清刑明威競譽振綱肅紀
臺豸交推位秋卿而風霜日厲望白雲而劍鶴南
攜彩衣壽酒怵舞於偕老之第竹林金玉悅豫於

聚星之墟秀燕山之丹桂聯芳竝馥茁謝庭之寶
 對逸砌沿輝陶情觴詠寄興琴書諸福之物可致
 之娛人人其覲之而不足公其享之而有餘也往
 簡者碩輿論是稽起公司馬稠疊旌車機務叅贊
 宵旰倚需碩遲遲而就道猶矍矍以陳詞竟旋錦里
 永遂孝思開溫公獨樂之園卧諸葛南陽之廬廟
 廟方馮以毗輔鄉邦將藉以依歸蒼生深霖雨之
 望縉紳預台輔之期胡一疾之弗起遽與世而長
 辭草樹慘惻行路嗟吁倏爾聞訃驚恒齋咨千古
 瞬息大塊纖銖近而匪促遐而匪迂理窮則革救

盈則虧達人曠矚不介幾微歿寧存順夫復奚疑
 嗚呼我公不我返兮民之愚昧誰其指迷嗚呼我
 公不我返兮民之顛踣誰其轉移感今傷昔敬陳
 一卮公靈炯炯庶其格而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六月癸酉朔越十四日丙戌
 台州府知府張廷臣通判張從律徐一正推官袁
 均咸謹以牲帛致祭于

大司馬方厓趙老先生之靈而言曰繫名賢之顯世

肇昌運之庶禎在品廊則勳隆熙載在鄉邦則望
重且評惟公海國挺秀菡圃蜚英弱冠揚鑠於杏
苑節推筮仕以明刑栢府風裁乎九載秋卿貳秩
以持平歷二臺之總憲白簡凜其霜清掌兩京之
司寇繼五教以弼成法從推崇其駿烈海內想望
其盛名白雲之念既切青山之興遂乘竟諧終養
之志再辭司馬之徵高堂慶娛乎綵服西京價重
乎赤城昭茲勁節卓彼剛貞豈綠野之堂夕容高
卧宜東山之望尚慰蒼生云胡一日玉樹遽傾台
斗之列上歛其明方巖之麓下頽其英蓋公之存

也為朝野重公之沒也為使相榮姪維
裕後此誠不朽之大者凜凜乎其猶生也臣等司
牧海郡願識韓荆烏虜遠矣誰為典刑灼灼其行
赫赫其聲東蜀遙致庶表衆誠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二月己亥朔越二十六日
甲子紹興府推官舊屬晚生黃希憲謹以牲醴庶
饒之儀致祭于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曰赤城之間環

肇昌運之麻禎在品廊則勤隆熙載在鄉邦則望
 重且評惟公海國挺秀菟圃蜚英弱冠揚鑣於杏
 苑節推筮仕以明刑栢府風裁乎九載秋卿貳秩
 以持平歷二臺之總憲白簡凜其霜清掌兩京之
 司寇繼五教以弼成法從推崇其駿烈海內想望
 其盛名白雲之念既切青山之興遂乘竟諧終養
 之志再辭司馬之徵高堂慶娛手綵服西京價重
 乎赤城昭茲勁節卓彼剛貞豈綠野之堂久容高
 卧宜東山之望尚慰蒼生云胡一旦玉樹遽傾台
 斗之列上歛其明方巖之麓下頽其英蓋公之存

也為朝野重公之沒也為夏州榮嬖婦蘇前
 裕後此誠不朽之大者凜凜乎其猶生也臣等司
 牧海郡願識韓荆烏虜遠矣誰為典刑灼灼其行
 赫赫其聲東蜀遙致庶表氣誠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二月己亥朔越二十六日
 甲子紹興府推官舊屬晚生黃希憲謹以牲醴庶
 饒之儀致祭于

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曰赤城之間環

海帶山雙闕雲竦瓊臺中天天祚我 明篤生者
碩借靈川嶽奪稟金石結髮抱策茂對 大廷射
甲而乙佐理郡刑

帝諭風裁晉簪觸邪赤驥蒼鷹秋高道賒出輿入馬
績勞中外握銀蘭臺

帝心簡在既掌丹書復付虎符兩代喉舌北斗天樞
人曰南都秩散地遠借公久之胡某亟返予曰不
然辟彼周邦洛邑固重孰經編豐又如周召同為
具瞻周公內佐召公獨南公實召公始終南服結
爰甘棠枝繁蔭緝公請以老

帝心憶德國有大疑方勤問對公胡脫蟬厭世溷濁
傳說上星殷宗徹樂念子鄙蒙夙忝臺未感公德
誼緊麻植蒿傾理鄰邦喜公善飯今則已矣長夜
何旦西望赤城涕泗以漣霞色標起疑公在焉尚
饗

維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春正月己巳朔越三日辛未
台州府通判掌太平縣事徐一正謹以剝鬣柔毛
清酌香帛之儀敬奠于

故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公之靈曰嗚呼

公之文章發於制科而足以榮身公之政事布于
履歷而足以澤民其功業則欽恤孥兒而大有裨
於

朝廷其道德則純固篤誠而首克擅乎鄉評孝友之
行溢于庭闈而椿萱偕茂棣萼聯輝何福慶之繁
滋義方之訓篤于子姓而鳳雛奮翮蘭芽綴穎何
嗣續之繼盛生而膺

天眷之隆也佐登八座柄授本兵而爵極其尊崇沒
而厯

當宁之惜也營墓以苑設壇以祭而恩極其周悉

蓋嘗聞之事君以忠臣之良也而公之陳力可謂
忠矣無德不報君之仁也而公之獲報可謂厚矣
愬公之心亦何憾乎人則有憾天不憫遺公沒之
歲臘月之吉佳城在東為公之穴正忝參台政來
攝縣事不及見公曷勝傾企拜公遺像以展愚衷
敬酌一觴凄其悲風嗚呼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正月乙巳朔越二十四日戊
辰太平縣知縣葉浩縣丞張崇德典史陳延儒

學教諭鄒武齡訓導張珂江孔時等謹以劄鬣柔
毛庶羞清酌致祭于

柱國大司馬達尊陸翁趙老先生大人之靈哭以詞
曰天之生人久矣忠於為臣者難於孝通於為仕
者難於止祖德流光矣孰與子姓之英父母俱存
矣孰與兄弟之並有令名惟公發劔科甲推節濠
梁飛秋霜於栢府播春陽於廷平臨班棘寺肅紀
中丞南北司寇刑獄用情簡孚明允時無寃民
帝重才猷命按宗親田叔善處中州以寧內外注望
朝野傾心公念二親垂白三公匪榮抗疏力辭返

于林壑公身則歸公望彌重

聖明嗣服軫念元臣特詔起公叅贊本兵公復陳情
終養于親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弄雛舞彩真樂難
名鴈行接翼蘭桂分馨月溪翁之清流益衍以長
五馬公之蜚聲益振以揚亘古亘今惟公一人在
昔菜子孝矣身非公卿之尊太真忠矣奚取絕裾
而東安世有功於漢先德未光房杜著績於唐嗣
續未昌武侯鞠躬盡瘁均瑾仕則殊方公今相業
則司馬矣勇退則純仁矣孝思則良公之太行岵
美則呂氏之傳芳階下則燕山之五枝同氣則河

東之三鳳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戟正宜迓祉凝和身遐齡而歛五福弄何伏枕未幾遽爾靈返星纏氣收嶽嵩豈其真真者之不可信莫莫者之果難憑耶浩等未仕之初聞公令名今茲承乏幸瞻德容夷清惠和王色金聲烹鮮有問誨諭慙勤言猶在耳貌猶若親幽明一隔遂為古今望關山而嗚咽俯箬水而沾襟昔人謂化光不泯將上為日星薄為雷霆復為賢人奮雷為神明浩為我公有靈將復朝夕之間撰杖屨於偕老之堂百年之後荐蘋藻于三嶼之陽然後目瞑九京夢游帝鄉曰忠與孝泉壤流光斯我公之志也豈欲不泯如化光之洋洋浩等寫哀有淚返魂無香瞻戀末由典刑日荒生芻一束冥紙一筐跪陳詞以進奠言有盡而痛無方也尚饗

維

隆慶三年正月四日

明南京兵部尚書厓翁趙老先生卒于正寢越月餘訃音達京師維時翁冢嗣梓厓君為右府都事將奔喪刑部主事項思教執帛為奠哭盡氣而系之詞曰嗚呼痛哉翁之逝也翁一身

兩朝知遇下係萬民之具瞻出為縉紳儀刑出示鄉邦模範姓名比司馬威德比汾陽誠無憾于人世矣予何為哭之哀也予憶先大父太常公與翁大父為弘治壬子同年翁仲弟似山君仲子望山君又與予同舉于嘉靖戊午之歲蓋世講也以故予事翁若父兄而翁之愛予即愛子弟予未入謁翁先顧予于旅舍執予手謂曰予授官近矣何南還也予應曰二親在堂欲假此便道歸省爾翁嘉獎久之時歲云莫翁乃遣人導予至毘陵且移書朱常州借輕舸以為遄濟之計嗚呼古人與善之義

後車之恩孰有過於此乎歲次乙丑予在先君制中翁以終養疏歸舟過郡城予迎于靈江之滸翁停橈登岸復執予手謂曰吾子非昔年一還其將抱終天之恨耶吾是以有此疏也予感泣翁亦悵然遂別去予服闋遣書候翁動定于家翁答書勉予以忠義期予以功名嗚呼予何人也翁顧屬望如是耶近者繫官在朝日望翁來以終請益不期竟以訃聞其哭之哀也容自已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九原不作吾誰與歸遙遙千里哭不望帷絨詞致奠有涕漣而靈兮不昧庶鑒予私嗚呼痛哉

尚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二月己亥朔越十有五日
癸丑姻弟王鈴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

大司馬厓翁元舅老先生之靈曰嗚呼維岳降神生
甫及申甫申之生作王寶臣我今何時快覩伊人
方巖南矗塘嶺北垠盤紆第鬱娘毓鳳麟前有謝
公公為後身績載旂常名冠朝紳官居八座簡在
楓宸東山高卧朝野顛呻天胡不憖遽返元真嗚呼
公為王甥我室公妹垂髫契合華皓未艾出處幸

同道義時誨單床靜言永矢弗替天實喪余疇依
疇佩嗚呼公之云亡名在國史莫享遐壽以遺子
子公復奚憾世復誰擬我獨思公麟祖鳳委神如
來斯鑒予澗泚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二月己亥朔越十有一日
子壻王溉謹積誠修真揮淚陳詞昭告于

大司馬厓翁嶽父大人之靈曰嗚呼惟天地有間氣
兮萃而為喆人猗 朝廷有厚福兮擢而為大臣

槩吾鄉之先哲兮各懋建乎功勛
 美我翁之崛起兮獨卓犖而無倫
 追惟始學志趣超群隨戰鏖場
 氣壓萬軍自鹿鳴躋瓊林之盛宴
 兮足躡萬仞之層雲既釋褐佐中
 都之刑名兮手回千里之陽春
 忽飛騰而集于言路兮抗直道以
 批鱗爰讓德為衆所推轂兮敬皇
 華而代巡威名遠服兮吞舟虜之
 民膺仕旋登兮三槐九棘之津為
 國家典刑殺之政柄兮本寬厚公
 忠著聞轉留都歷法曹之尊官兮
 調陽和陰慘惟均望天朝而拜舞
 兮幸際乎堯仁舜壽之

君俯南陲而內顧兮重違乎童顏
 霍駿之親叫閭閻而陳情兮衷誠
 動九重之紫宸銜

皇命而歸養兮恩光開百粵之荆
 榛猗與我翁忠孝惟純進歌天保
 退式君陳北堂有萱燕山有椿棠
 棣聯芳蘭玉俱芬五鼎是供萬鍾
 非殷萊彩惟榮金紫不文昔附鳳
 而攀龍兮移竭力而為致身今慈
 烏之反哺兮終臣節而樂天真暨

皇上之龍飛兮為四海起隱淪嗟
 我翁之扣心兮戀二親踰八旬辭
 不獲而赴大司馬之榮任兮蓋銜

恩而報恩登前途而被

聖天子之溫旨兮信求仁而得仁陶至樂于家庭兮
荷五福之駢臻效溫清于旦夕兮邁萬石之忠勤
期百相聚首兮後享福其無垠胡彼蒼不憖遺兮
遽乘雲而上賓嗚呼翁著忠貞兮炳宇宙而若焚
翁樹功澤兮覃海內而如薰持李膺之風裁兮騰
蜚聲于縉紳尚臯陶之報法兮裨鴻烈于皇墳他
如詞章之高妙兮等拱而共珍至于筆跡之遒勁
兮非鍾王其疇倫慨為子壻久荷陶鈞接禮彬彬
教迪諄諄老父窮年竊伏海濱幸翁悵惚無吏到

門仰海嶽之高深兮歎涓埃之未伸望華表之盤
旋兮徒涕淚而沾巾翁喬梓其同歸兮結石竇之
芳隣慨父子將悲悽兮欲仰賴夫何因殫綿力以
脩枕兮未能羅水陸之珍操蕪詞以告哀兮不覺
傷中心之神愧鯁生之無祿兮逢時不辰惟神靈
其赫奕兮鑒此精裡嗚呼哀哉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二月丁卯朔日乙亥叔純托
與合族弟姪姪孫等謹以割鬣柔毛之奠致祭于

恩而報恩登前途而被

聖天子之溫旨兮信求仁而得仁陶至樂于家庭兮
荷五福之駢臻效溫清于旦夕兮邁萬石之忠勤
期百相聚首兮後享福其無垠胡彼蒼不憖遺兮
遽乘雲而上賓嗚呼翁著忠貞兮炳宇宙而若焚
翁樹功澤兮覃海內而如薰持李膺之風裁兮騰
蜚聲于縉紳尚臯陶之報法兮裨鴻烈于皇墳他
如詞章之高妙兮等拱而共珍至于筆跡之遒勁
兮非鍾王其疇倫慨為子壻久荷陶鈞接禮彬彬
教迪諄諄老父窮年竊伏海濱幸翁忻懽無吏到

門仰海嶽之高深兮歎涓埃之未伸望華表之盤
旋兮徒涕淚而沾巾翁喬梓其同歸兮結石竇之
芳陞溉父子將悲悽兮欲仰賴夫何因殫綿力以
脩枕兮未能羅水陸之珍操蕪詞以告哀兮不覺
傷中心之神愧鯀生之無祿兮逢時不辰惟神靈
其赫奕兮鑒此精裡嗚呼哀哉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二月丁卯朔日乙亥叔純托
與合族弟姪姪孫等謹以割鬣柔毛之奠致祭于

大司馬尊姪方厓君之靈而哭以詞曰嗚呼司馬孰
為而鍾方岳吐符箬水流虹年幾總角號曰人龍
鈞經擯史長價儒宗揮霍棘苑連步南宮司理中
都才冠垂紳平反幾何庭無寃民倬彼沒翁風紀
震肅君為桓典累膺推轂倬彼槐翁太史直筆君
為定國名藏秘室倬彼存翁清時碩輔君為八座
需作申甫倬彼畏翁海內名流君為外商無忝前
修倬彼次翁俎豆鄉邦君為嗣孫世德重光歷躋
膺仕水操不回鸞誥存錫奕世增輝五旬之六辭
組婦來念此鞠育瞻望如飛建老入侍萊子斑衣

拓廟祀先水木興思率爾有宗苾苾以時爰開綠
野聚斯飲斯我有風雨唯君庇之我有盤錯唯君
紆之雍雍本支訟庭無辭二天之籍豈曰我欺邈
矣藍田遺約在茲言方著蔡量等江河如砥之平
如春之和逍遙樊丘明農是圖

先朝霖雨四海雲霓諍臣揚之

天子曰俞東山尋起掌武留都蒲輪戒道不俟頌史
君憐烏鳥再疏陳情允告終養遄返南旌忠孝完
節九有揚名甲子方週媿美耆英龍蛇入夢倏奪
老成虬駕不返山海濛濛白髮臨棺撫膺失聲合

我族屬仰呼蒼旻荒村巷哭廊廟斷楹嗚呼司馬
吾黨何因椿萱難老蘭桂齊芬典刑具在永懸宗
盟君靈不死勿忘丁寧薄奠一觴懸淚無垠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丁丑朔十一日己酉
弟大倫大佶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于

大司馬長兄先生之靈而哭以詞曰嗚呼我兄青年
筮仕烏臺法御垂三十禩白雲興思名關脫屣國
為蓋臣家為孝子進退完節海內誰似念惟倫等

手足因倚半生同居夢樓妻被飲食教誨恩覃三
紀死喪相卹孔懷無比施于有政壽豈維期云胡
不吊殲我表儀瞻彼南山暮景增悲殪焉大老天
不勅遺典刑淪沒羅雀門閭北堂定省設草淒其
彩衣尚存大夢何之蕭蕭風雨氣鴈雙飛輻車將
發馬首躊躇白塔之陽此生休矣何以慰公承歡
菽水永殖荆芟敬恭桑梓薄羞一奠寫我哀只駕
風乘雲靈其至止嗚呼哀哉尚

饗

我族屬仰呼蒼旻荒村巷哭廊廟斷楹嗚呼司馬
吾黨何因椿萱難老蘭桂齊芬典刑具在永懸宗
盟君靈不死勿忘丁寧薄奠一觴懸淚無垠尚

饗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十二月丁丑朔十一日己酉
弟大倫大佶謹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于

大司馬長兄先生之靈而哭以詞曰嗚呼我兄青年
筮仕烏臺法御垂三十禩白雲興思名關脫屣國
為蓋臣家為孝子進退完節海內誰似念惟倫等

手足因倚半生同居夢樓姜被飲食教誨恩覃三
紀死喪相卹孔懷無比施于有政壽豈維期云胡
不吊殲我表儀瞻彼南山暮景增悲殪焉大老天
不勅遺典刑淪沒羅雀門閭北堂定省謾草淒其
彩衣尚存大夢何之蕭蕭風雨孤鴈雙飛輶車將
發馬首躊躇白塔之陽此生休矣何以慰公承歡
菽水永殖荆芟敬恭桑梓薄羞一奠寫我哀只駕
風乘雲靈其至止嗚呼哀哉尚

饗

維隆慶六年歲在壬申七月甲申朔越二十二日乙
丑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郭斗謹以剛
鬣柔毛庶羞清醑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方厓趙老先生之靈
曰天台屹屹赤城霞標靈鍾秀毓多產人豪維方厓
翁剛毅強執志負侃侃義形於色伊昔乘驄代巡貴
竹威震百蠻風行令肅羣酋帖帖罔敢躡躅

帝曰爾才典憲孔淑廷尉乏丞尔膺推轂荐歷卿亞
平反庶獄民無冤抑休有駿聲嘉乃丕績簡拜中丞
中丞登陟闡我

皇敵王敵允塞四海咸休遂轉留都以貳司寇赫赫
都臺尋職其右憲度維貞風紀克懋匪直羽儀寔維
領袖維大司寇秋官上卿以掌邦禁明辟正刑
國倚其忠士承其德謂躋鼎輔以佐宸極時望彌
深胡然請乞全節完名焉世作則逍遙綠野風月無
邊高朗令終慶委嗣賢斗昔南都誤承德愛屈已忘
形私切佩戴茲忝浙藩翁已遐邁感翁懷翁惟言不
再歲月如邁典刑恒在敬寓一觴以申永慨嗚呼尚
饗

燕石集後序

大司馬方厓趙公我王氏甥也
余因室公之妹公生視余為同
物卅角時同入澤宮為諸生同
讀書于方山余先人墓菴及長
公先舉進士十餘年余始忝廁
其後及公升臺部進陟巨卿余

燕石存可後序
始需次南部郎同事

先皇帝及余引疾得請公尋復繼
之同間居于故里公嘗慨然語
余曰吾二人生幸叨列縉紳籍
聖明得放歸林下其將何以盡餘
年亦惟誦詩讀書咏歌太平已
乎愿與子共勉之余夙夜服膺
斯語矣屋無何公忽捨我長逝
痛何言哉痛何言哉公有子四
人咸克世公之業既除喪相與
出公所嘗自著燕石存稿文與
詩凡若干卷命工鋟梓既成請
序於吾鄉容翁大老爰及於余
余受而隕涕卒業焉序曰余讀

燕石集知國家不可無純臣也
夫人臣事仁君易事英君難為
直臣易為純臣難

先皇帝獨運乾綱明炳萬機餘四
十年公為耳目侍從之臣觀其
前後奏疏志存感悟詞含剴切
寢南夷不軌之謀嚴宗藩無將

之戒辨君子小人於進退消長
之間無犯顏刳裾之勞收轉樞
納牖之功進不附蕃退猶鵲起
海內君子交口稱純臣焉嗟乎
公今捨我矣其所嘗相期於林
下者不及為矣而其炳々琅々

功施社稷名傳國史者斯集具

存足自慰於冥冥爲余雖幸而
後死於公縱挾末技放言於海
天岑寂之區其何能彷彿於公
言而已用用而足傳者哉因贅
筆于末簡撫卷三太息焉



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仲冬白門
隱吏在告姻弟王鈴頓首拜撰

